光緒鎮海縣志

藝文下

集

宋

曹粹中遺稾 攻媿集樓鑰撰其子盅墓志云中奉詩易皆有傳遺稾自甲至辛凡八帙尚可傳遠也

沈煥家集 平園續稾宋志無家字寶慶志作文集全祖望曰四先生之遺文惟沈集絕不可見惜夫

孫枝海上稾 榮陽外史集

王宗道詩文五十卷 浙志 嘉靖志 案續通考稱王文貫詩文五十卷而下注宗道名是誤以文貫爲宗道之字也

曹說詩文三十卷 延祐志 案浙志引延祐志誤屬曹粹中

元

黃叔英詩文雜著二十卷　嘉靖志四明文獻集　浙志作三十卷

黃玠弁山小隱吟錄二卷　續通志藝文畧　浙江采集書錄　四庫書目　浙江湖州府志無卷目　提要曰玠清苦力學無所不通周游西湖樂吳興山水因卜居弁山與趙文敏游文敬稱許之有卞山集知非稾唐詩選纂韻錄等書獨不載此集之目或後人以卞山集知非稾附為一編改題此名與其詩不為近體祇宋末江湖諸人進從事五七言律者志趣琢高中多勸戒之詞其上者有元籍遺意文者亦近乎白居易璧玄闊深厚不能及二人要於俗音嚐嚐之中讀之如韙古淫聲矣前有自序稱茂有介德不致謂隱獨以所得於天者薦故將退藏以終其身又引交中于之疏稱願上之人正身修德使時和歲豐已受其賜尤粹然有德之言勝矯語高超者萬萬也

知非稾　浙志嘉靖志　湖州府志

唐詩選　浙志嘉靖志　湖州府志

黃野得芸已集　浙志　湖　州府志

梁之才詩一編 清容居士集

倪鏡中和永明山居百詠詩 康熙志

明

梁良遺槀五十卷 浙志 千頃堂書目

許繼冠樂生集五卷 絳雲樓書目字士修定海人自號觀樂生嘗爲台州學官

謝璨梅花百詠 天啟集 詩文草創

謝璇澹菴詩集 陳志 槀

梅花百詠 陳志 槀

夏時正餘留槀三十五卷 浙志 千頃堂書目

巢居閣集 蛟川詩話

瀛嶼槀一卷 浙志 嘉靖志 嘉興 府圖記 千頃堂書目

豐慶簡菴集　浙志　嘉靖志

兩浙名賢錄　千頃堂書目　南山集

豐氏園居十詠詩

黃潤玉序曰豐清敏公十二世孫慶侍先翁宦遊九江登進士歷黃門丁內艱還四明卽清敏公舊遊之地築室闢園作十景以演入志及陞河南方伯詩著十景所自求海內名公文士撰咏之集成俞闕丁藴請序于總永樂初翰林諸公聯賦金臺八景于詩綴藺疏正於庶子鄒公緝正統中子官翰南與侍郎王公一齋適澗庭公曰蕭翔好入景根無好詩于時亦詩欽待公意蓋天下好事者即景爲月詩咏圖多求有若金臺瀟湘之景名齊古今茲觀豐氏十景本源清徹一人歌咏播乎四海當與金臺瀟湘光耀後先故予不以歸老辭而敘論如此

劉洪夢軒稿　浙志　嘉靖志

沃頻復齋稿　乾隆志　詁　浙志

蛟川詩　須作汴

張鉞敬亭集　蛟川詩話　翁孫慈延曰　淸麗芊眠有原人之致

詩評一冊　蛟川耆舊詩

陶恭觀先集 浙志 千頃堂書目恭字肅之定海人嘉靖壬午進士

歸來集 浙志 千頃堂書凡

賀欽醫閭集九卷 續通志藝文略 浙志 焦氏經籍志 聚樂堂藝文志 四庫書目 李承勛序曰余少日從伯氏世卿於大崖山中讀書至古之學者爲已大崖喟然歎而開曰今天下有若人乎余未能對復歎曰自沙陳先生公甫醫閭賀先生克恭眞其人也吾將焚舉子業從之遊越數載還自自沙稱其緒論以爲人心逝棄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有非見聞所及者必除思而自得之末易言也自沙之學以自得爲宗奧緊工夫全在涵養端居靜坐不爲私妄間隔則必虛氣囂天理流適大本立矣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舍足而支離於佔畢役心於贊毀力愈勞而聃愈亂不足以語道矣故其詩云吾能提其幾安用窺塵編先生之學亦出陳氏在諫垣時聞爲己端默之旨篤信不疑謝病歸搆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求得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間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故爲臣必盡其忠爲子必盡其孝推

之家庭里閭間冠婚葬祭服食起居必安本然之理而
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迹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
邊將撲殺獻積者見先生即吐實日不忍欺也城中亂
卒焚劫不入其坊人扶先生往論之衆即羅拜而泣日
吾父也遂解散待罪城額以全非盛德能至是乎嘗併
而論之二先生之學均於爲巳白沙貴賢高明而虛靜
所得爲多故所見高妙至其德立道尊體任自然從容
和易不事矯飾其所以致之者有自矣學之者見其暮
年氣象之可親而不考其早歲自治之甚力俾深造而
欲立致自然忘克治而欲亥效和易其不流爲放蕩者
幾希先生性本篤實循循然自下學始法地之弗以固
其畢以廣其業如是而自洽如是而誨人如是而始如
是而終篤實之積先轅發越傑黠者心服而獻誠叛亂
者時德而華面余昔撫東士訪先生之閩見其子鄉進
士士諸文行不忝所生又閩有老門生百戶胡深者極
欲招致終匿不肯見先生之風高矣遠矣今夏士諸輩
錄先生言行若詩若文若奏議共若于卷遺余於戲先
生之學本不可以言語文字求今先生往矣舍言語文
字何以見光生之心謹序而傳之素靖乙丑　提要曰
此編乃其于士諸蒐輯遺稾亟生平言行都爲一集前
三卷爲言行錄四卷至七卷爲存稾皆雜文第八卷爲
癸稾第九卷爲詩稾以欽常讀書齋無悶山自號齋悶

山人因以名集欽之學出於陳獻章然獻章之學主靜
悟欽之學則期於反身實踐能補苴其師之所偏言
脩身不在求之高遠在主靜以收放心而已故集中所
然言行皆平易真樸非高談性命者可比而所上諸奏
疏亦懇懇不迫達治理粲然可見諸施行在講學諸人之
中獨爲篤實而純正文章雖多信筆揮灑不甚修詞而
仁義之言藹然可見
固不必以工拙論也

張澤稽山遊集 家恩世汴錄 鮫川詩話 族孫懋延 日澤字時惠官蘄建白石司戶參軍

朱澤平吳凱旋錄 浙江采集書採 四庫存目提要日 澤字京遇定海人 初嘉靖乙未崇明海
寇秦璠黃良黃序者爲亂官軍屢衄已丑以湯和之裔
孫慶爲左軍都督充巡撫江淮總兵官督勦丞揚二衞
官兵合蘇松常鎮四郡民兵以剿平之吳
中士大夫各贈以詩文澤編次以成此集

李興遺稾 辭文介集

王愷樂休集四卷 浙志 嘉靖定海志 四明詩纂 鮫川詩話作四十卷

丁瑞春文集三十卷 乾隆志傳

許三才恭敏公集　浙志明詩綜弟三省撰行狀云有詩稾二卷弟三省序曰凡人挾有所

長未有不喜於自見者也而詩爲甚其急於售世不慣膝騃而走四方獨賈也夫安所得故揭而藏如家恭敏公者乎公能爲詩不喜以能詩名夫性亦喜爲詩又不喜以精力耗於詩生平學問以詩爲餘而居官則攸孜職事爲本務時或以餘晷寄之於詩孝當境膺物留心而寫情不肩逐境以嘔心也又不喜爲做擬之作與聽和酬答之章故詩篇不多得得之亦不甚自鬻直敝荷襯之多佚去甲辰以楚轄人計籃壞中凡得詩如十自及詩事綬亦忽忽忘置何所後於嚴稽中乃爵得故今所存可中棄益絕少夫河嶽荒窔代不數人人不數篇在可傳耳嚴追須書論詩而其詩所傳於世僅僅不滿百詩亦嘗之兵在稍蕪不在多也當甲辰敍余初言史局公嘗數與余論詩氣格爲上聲調次之格欲嚴敍則高而[illegible]承於形象之閒則巧而傷格氣欲渾運則綠而所絕[illegible][illegible]學之外則佻而傷氣和調在鍊句句不輒挫則反[illegible][illegible]傷調諧聲在纖中字不參停則警牙而傍句句傷[illegible][illegible]調調傷併害爲亦復氣格之疵也世謂詩敗材欲[illegible]然但當廣覽以識其變漢魏以後唐初盛以下雖所心眞不當聽眞其柔靡之習最易染人筆端從格來而氣俗吏詩之大疵也其持議若此余服其訓而力

不全終不欄於詩無能窺公詩之所至乃余諸從千例許公詩謂五言清古勝七言歌行雄傑勝近體五言古雖不多見往往得其古遒高華之作不減先世太保千例老於詩且辨自負必非阿所好也千例又謂非今日讀公發集發不知公之丁於詩於乎公詎獨詩少人知余書哭公日公生不人知其清面不知公不自言清也其在楚人知其定宗發爭宗獄而不知公不欲因亂爲功也其在邊人卸公獎慮餓以萬數而不知其制口賞更不賞又知其梁口善守而不知公資以戰爲守也即爲楚節存宂所餘以數十萬計雖楚之人不能盡知即有知者亦不能知公縹何衛以儲也蓋公之不欲自見所長詩猶其餘己因論公詩而稍著之若此

洪應科淸嘯集　乾隆志傳

一學步編　乾隆志傳

一遊燕草　乾隆志傳

一居剡草　乾隆志傳

武愛文冰壺詩集　四明詩彙

胡瑜雩都集　乾隆志傳

許三省天谷山人文集四十卷　陳志案　傳是樓書目作文介集八卷四庫存目作許文介公文集四卷　燮義渠序曰許文介公制舉業余少竊嘗誦好之蓋公文自子史鎔冶而出尤折衷於濂雒諸賢故其才思川注飆起而學識淵深不爲非常可喜之論自崖異也天啓乙丑公以翰林學士知貢舉余始得第爲青陽羅先生所取士先生則以癸丑釋褐出公門義渠從羅先生得見公公亦雅愛余文每坐語輒移時無異執經弟子後數月公上疏言皇極門工恩太濫又詔毀京師書院非盛朝所宜語多與時政忤疏入留中公請羅先生曰吾言不用則見幾不俟終日矣立草奏引疾乞休夫大臣以禮乞休例與致仕而擬旨尤切責公哲皇示覽之弗善也第子公聞仕去盡墻素懷公公亦自念吾去官早晚且就遠於時冊停辭河者兩展月始取道南行余觀亦之君于直已守道不爲於得失之間如敬與貶蜀手翻方書紫陽麗祠生徒不遺告其身際憂違神情自若公則退老家闕左右惟書史肅衣冠日對其中時而旦起臨之中府未髮鄉人有遇余者余問公無老則言公卷軼丹黃遊刻若作諸生身也嗚呼拂衣去國志不忘君尚友前賢古情遙緊公立

無心當世哉上於濟時久知公及郎位以公光宗東朝
舊學思公黃髮瞻然入參錢務論言教追數召而公數
詩歷七年乙亥元日上納詔旨趣公入朝誠知公非無
心富世者也公文言事者行之七言學者什之三近時
浙閩論水若劉盜往案許料時急典兵者數易其人將
不者兵覈防言善策勢之驚越駐兵地饒餉非時兵詩
不聽要來丕[illegible]臥病緒[illegible]為訪遷以消富事今案大陳
全燒請議驗如指掌頁[illegible]世公文多類此以此魏公公
豈無心齊世省哉令年公子士其謂選京師因出公遺
棗屬余色片余得定家公于慨然懋見當日從公坐語
時啟簽頤書献數大息昔唐韓吏部詩文傳諸李漢文
章貴道之[illegible]駁公譜源以公端人鐸儒舊焉朝野所推
重而義渠素陷公教亦賓自思紙彊庶叢讀書論世無
負公知今幸紋言簡末其能不以紀寶之辭慰公于之
歌傷小宛平文凡如干卷書院議改創記忠副公執典
故爭之薩辭適達國體類西京又易差二卷春秋辨疑
因卷公事君豈述之養見於持論余既受而卒業麥附
數言卷尾以志錄時誦如不忘易蠢作於辭河旋久析
天人之際鋼適瞬解以暢其辭今所載萬餘言皆公手
書字畫瘦勁可法當是時死生追於前而潛心著適如
此可以識公之于生矣鳴呼國家二百餘年以來數有
噫嘻振隆忠賢稱孫威福延人若于言出身危河津兩

東兩許公先後皆殲於死而天下鋒幸其生存河津既以理學垂世今到朝野方擧公以啟兩之業而公不復出為余命王師竟終於窮谷一病臾難文章人物歷久不磨而余尤為當世惜也

提要曰是綴稿文無詩奏疏幾尺其半奏疏中辭謝者又居其半紫詩福王之國一讀最為激切其官檢討時所上也

陳景流曰天谷山人文集四十卷四世孫上洽所抄選集已刊刻行世

天谷山人詩集

抱經樓書目，案是集下目七曰館集使集露集遊集昭集客集家集皆手定付梓月圖集其于士琪所編刻也

自序館集日館集集庶常讀書時所作也何謂館盍庶常初賦青中體在文華殿東已許盍殿宋臨御多在文兼而庶常講雜體不肅宣廟命即翰林院開館以肆習之孔二閣殿而月每甸皆有試日館課其初選則廷試如進士時日館選己選而月翰望則課於東閣日闔試館特為庶常設而廷與閣之試亦並為館設故散以館云閣試出入有候率親言者為蚤晏而已入則少脩故事其以也不故輒餘發選點也館中升散有度而更多脩故事又亦無他應辭館日亦無發也其課試率先文而後詩文閣館詩劣序亦發文劣館詩優序復劣故課試推注請於文所詩第口占辨應焉且館閣命題更自有體或徵近事而

規頌或仿前規而擬議其會景寫心之致亍不能一二
而又約以矩槼來以體裁拘以聲律若少佚者部不得
稱合作故雖才高亦鮮絕麼之步即沈詣亦寡弋冥之
思況以余之純且劣且素不趨此道而弟取辦晷刻以
褭責又何詩之足云要以不敢自㬐其先貧則茲集國
以成信也余詩病多通課郎試亦不能歟赴故所得詩
僅若此郵所縣試亦以館選因所附焉　自序使集日
使集集使閱所作也余奉使久閩所經道途遠矣稍多
剩言而獨取途屬者繫之使何也蓋余所奉詔使也而
使在途詔詩兩不取啟獨於其地一手展耳故在閣則
重詔而得稱使岩任途不過爲行客皇華之雅日駛駛
征夫行客之詶也故詩非得之闔者不賢茲集而乃襍
以嚴與餞道中月得之詩何也蓋此余生乎所未經行
第因使閩而後往來於其間則猶之乎閩也詩有揚之
水風人申許閭所咏而緊之王此其義也余所稀取若
此云　自序露集日露集集谿城所作也半騷出居經
春牟而始進艱非霹非病掩闕閩如慎雪壓櫂層冰錯
石毘鑿裂窗宜塵蒙几爈寒宿火巡論負隳螢癮新酺
煮椒代酌塗門堞戶風獺雪巖詩日胡爲平中露政余
此際之謂也其故雞言之矣每憶署中晨趨夕返題奏
執掌感時覺窺風夜在公衣裳顧何我勞如何令止邱
䄄雖云集楉亦贶於敓棲遲偃仰推意所適吟咏嘯歌

也余遊將從此始矣　自序鄉集曰鄉集集宦中所作
遂之意焉觀者妍笑請名山大川之未窺而游諒自適
不知何地復爲仙都而以櫻弄嗣懷也者盡或庶幾道
會心片石勺水肯盡佳致身與世遠解然壓磕之外更
所加不踰近鄉而志遂所願性適於情耳獨目遇咸足
置焉今以投閒獲成獨往雖行之所程不脱凡境足之
蕩近在同城亦復自貽伊阻聽念之所寄夢寐未常少
具及於登籍更局趣春明不能極探喚問奇之趣即台
俱盡其爲遊抑又下矣系生乎遊致不之每苦擠勝無
擊勝行没之滌者以息勞斯則遂景生情情亦隨景而
放者以寄儆思者以抒懷沉者以消寂宦輙之過者以
取必斯小矣況或意彻不在山水隨意借爲眺覽之觀
性之所適與志之所之非必以登游爲遊也遊而有所
惟昔之寄靜於遊者或稱道遥或稱仙稱遠皆各極其
遊也則凡有所登即可以爲遊而胡必此之云也斯余
集云　自序遊集遊集行遊所作也夫登游曰爲
兩序亦多溢未曰當日真見因復自述而更題家露
盤相爲足地心盡之趣也遠廬所刻詩向少遺撫從
夕秀時或映肩遠更可洗避胸襟盡不獨初時朝松
壤街成足鳥山宇之致而徐風飄雪寒月印冰揭華
音自親志帶寂幽柳啼鵝凍瓦喧雀市謳載路趣鼓
莫余垣嗣身有長閒耕有餘快耳日所接肯成佳趣形

也欣者旅也宦何以名欣也余鄉舉欣幸上春官捷一
第旋讀中秘者三年余生平足不越故鄉驟處長安雖
復移家以從而時不禁鄉思嗣是或出或入凡二十餘
年之間家居之日過十宦郡多不過三年少乃適年耳
蕭然環堵之室于然謂涼之蹤初不知射晃之為華而
念惟衡輩之焉適客兩乞歸不獲遂眞如野焉荷茲不
能舊飛則余之輒官眞如旅也故以郎為題盡良迷之
謂非若世所稱官郎者也其徒來自檀之詩亦復糈窮
時蓋謀過此身初未離春明門不得言客行故也　自
序客集日客集集客途後先所作也余出入春明門者
數四初以試後兩以假一以使而最後以閒兩御軒而
三棹舟所歷吳楚齊得幽燕之郊幾半天下差足勝遊
舟樹之所雜泊遂廬之所託宿時不無少有會心處而
道逐附頓之狀遭逢風兩之苦與逆旅爾咲之愁亦時
有之竊鬱遇物意之所到與之所勤不覺依永成賢因
積句而成讀積讀而成篇積篇而成帙惟以打寫桐慮
非有意刻劃以為詩也直稍之紀行可實且亦且集妹
自愧往來數數不偉煩云　自序家集日家集集還家
前後所作也余家海上去郡五十里而遂去越二百里
而遂去吳幾五百里而遂日家集而衎及非其家所作
者何也蓋此吾之鄉則家所託也人賓有問余何家者
余皆觀其人以對其兩越之人歟則日家於定其三吳

之人歟聊日家於明其因海之人歟所曰家於斯夫得
合以稱家甯不得舉以名集且余之在臣在行也每一
儒家道阻且長不禁物懼及行抵武林樹友親故適然
而相遺言語飲食權然而相狎余於斯時蓋巳忘爲客
而奚必一條之下尺土之上爲君家也背之達人以天
地爲逆旅以光陰爲過客清風明月爲往來而身爲主
人則家於何有而粉揄相望之地豈以衣帶亦隔遜不
得以爲家且余幸徼神聖之賜得數過而問家介又幸
徵沖聖之賜得投開而甯家自非然者則身終委焉將
家之不得有夫安得哥傚於趙崇謝山之闡默譔吟咏
以希擊壞之遼風而蝸快此徐日也故介之以家名集
亦以志幸也　子士琪跂閒梟曰先君詩若館使露遊
邸客家凡七集背手授千例家乞蓬編而紛刻者其在
北閩行詩數十首或拐筌閒或鑄石上偶解遺忘未及
敗入諸刻既成不孝始從闔中見之遊花手錄併莉諸
集因從命篇之類故題園集其曰附刻其無小所者以
非奉先
君命也

海上輟音

文介集

自序曰余聞之莊生河伯誑於海若也則謂海若曰余非萬里而東行幾不觀于之大全也乎則大矣而於天下處偶焉安能使盡東萬里而觀乎也則盡行而灌輸天下乎海若日枯渴而

灌者不溢畦方箱之輸不傾太倉于何以余爲此抑抑
者也河伯曰惡乎然惡乎然余起龍門貫破柱鬪鬪流
經泰絡眞齊魯是紀問行乎中土故余不若子去也而
蘒者未嘗少余也而況于之大而爲是灌輸者乎海若
日遷則行注輸則行委大委不輸而天下歸焉大注不
罹而天下挹焉于豈未觀夫于耶子受而無擇運而無
積道爲四潰別爲八流分爲百川包之絡之碟之帶之
余所灌輸不知其幾干萬里也於是河伯閭之疎然而
起日此獨夫支也未既也海有四名余居一驚爲炎爲
論爲渤爲冥委轉隨流通復爲一故余朝發乎祖川而
夕泊乎聚寵余所灌輸不知其幾億萬里也於是河伯
閭之瞿然而驚曰此獨夫稗也未悅也神州赤縣九九
之一區分域歎外復九列統陽之陵冥夜之垢余皆璜
之浮天載地浩落泌盜余所灌輸即余亦不冉知其所
際也於是河伯閭之涸然而失日此鬱夫下渡者也未
既也余鑿於歸墟轉乎黃墟倒流天柱歷龍尾之津經
東井之次宿於火敦之孤然後流爲赤資合爲怨關東
出於式計與柎枝而伏於沙漠若滅若沒若精若濁而
後乃九祈而爲河則何侯今日東行而始余覩也於是
河伯啞然失辭而款日久矣夫子爲都居余焉子灌輸
而余不自知也余則偏焉已矣余無所容吾言矣乃始
識其面日而返遇蹄涔之漳掌跌之播以海若之言告

之儻而問曰夫言有謂者也今若所謂者何其也河
日而惡乎知之然則無謂乎日而烏乎知之有謂之無
謂無謂有謂然則其與鷇音有以異乎日而烏乎知之
而行也東海之畸人因是舉以名篇而為之述其意

邵輔忠詩一卷　蛟川詩話

謝宥黃華草七卷　尊聞堂藏本

華顧北山小集　浙志　四明詩彙　蛟川詩話工部晚年得遇故其詩時寓幽怨之音自稱北山御書畫山以其存所居北故名

雁字詩　蛟川詩話　張愁延日雁字詩三十首以行草付梓極風人之致

菊花詩　乾隆志　蛟川詩話　柴乾隆志又有劍詩張愁延日劍詩郎在北山集中

李環遺稿　餘三省孫墓志

范我躬在茲堂集　詩文草創　子兆芝曰先君在茲堂集奏疏條議詩古文詞說書制藝十餘種丙戌之後盡燬兵火

張校哦松集 蛟川耆舊詩 案校字芸衢由拔貢官宛平縣丞

林繼祖舟中草 靜齋文介集 薛三省題詞公孝之筆勁好奇而氣於勢其機驟其局奨其氣振調高而致若理精簡時爲觀之有鬱然之色

張君謨詩草一卷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族祖遊擊公君謨字玉堂嘗奉使朝鮮有詩一卷

何震巃青虯石室藏稿 天中集 詩文草創

龍巖集 天中集 詩文草創

忞菴集 天中集 詩文草創

客遊草 天中集 詩文草創

陳昌統竹溪集 天中集 詩文草創 蛟川詩話

醒語草 天中集 詩文草創

張啟運非卞吟一卷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余高祖太初先生當天崇間抱道不仕著有非卞

吟一卷

謝泰誠詩懷二卷 陳志 棻

謝泰宗天愚山人詩文集百卷 浙志 目

千頃堂書目無卷 朱彝尊序曰詩以言

志諷其詩可以知其志矣顧亦有幽憂隱痛不能自明
漫託之風雲月露美人香草以遺其無聊則既非其志
之所存而工拙亦在文字之外後之人欲想見其爲人
則得其久篇短韻楷與傳而賫之澗乎誦其詩尤必論
其世也陶淵明以晉室遺民感時悼往無所發舒偶託
於菊與酒詠逃焉今讀其詩雖故爲故賦閒適之詞而
鬱塞不平之氣卒不能自掩顧尙論者或反以嘯達日
之何其謬歟天愚先生以崇禎兩于舉於鄉丁丑成進
士出漳浦黃公之門累官南安司理明運既移伏處海
濱寄情詩酒者垂二十年蕭一歌一咏大抵皆排愁遣
日之所爲非如世之詩人拏謀拏彷月錄歲錄以求工
者也鳴呼化生以有用之材不竟其志遣逢國難君臣
師友之膚懇爲自傷不敢以告人於是陶情麴蘖離睽
行吟聊託於淵明之後觀其所以自序其詩者以爲乖
物以遊心託不得巳以應世其亦可悲也已從來易於
之際上之拏龍舞而乘箕尾與日月爭光無論矣至於

小阮軼士全身抱義於深山窮海之間何可勝數而國史無稱野乘莫載獨其生平所著述或殘編斷簡零落未盡猶彷彿其生平如今所傳宋元之末有天地間氣集月泉吟社元音遺響之類是也是皆不必其詞之工而後之人咸知珍重而愛惜之況先生之詩其必傳於後復何疑乎余鄉巢孝廉鳴盛與先生丙子同榜區發後復故衣冠閉門墓舍者四十年而殁今其遺籍題存惜無有梓而傳之者喜先生之于若孫能如所以剖不朽也乃序而歸之傳後之論世者有所考 為言序曰天思先生先王父之同年友也家江海之交自幼與見若弟讀書城北倡舍郭旭迎時夜壽甚耳風雲之發刻霜月之淒清日相易於其前而盡收之濡墨吮毫之丙故能出而占上第宰專城平三百年盤古嘯偃強不服之寇使之驅授無貳先生之才間可為無所不具矣乃措施未能什一而鐘石發聲一歎其經文緯武之用於耕山隱水中徒以懸時觸物寫其嗣中所蘊結此如生龍活虎蠹屈其拏雲嘯風之長技而困伏垂淵栩釋蜜檻唯有呻吟跳躍鳴其不得自由而已嗟乎先生何不幸而有此詩文一編也然一輩遺逸之士類多不亥於寂寞而因絲朝紳通納縣賄冀死者復然捲土重來之拙郎不然彈冠無望故候猶存假此游歷江湖款門乞貧歸營三徑以自試於採藏種瓜者亦往往有之而先

生行李不越濤江杖履僅環甬水自三五退人宿老而外絕無與爲歡者先生又何幸而尙有此詩文一編也猶憶四十餘載之前干戈蒲日城門有時晝閉先生每數數過我其與先大父所言皆王籍大略無一語及米鹽瑣屑事蓋標致如此曾幾何時而學士大夫相聚或內而父子兄弟或外而親戚友朋所爲交簪接席剌剌不休者非東鄰之市利三倍即西舍之祿取十千也夫言而筆之於書即爲詩文詩文而發之於口即爲言曾言之不雅馴而猶緣其有詩文可以信今而傳後乎則先生此編雖不足以見一生之大全而端爲今日所希有宜其子孫觀之猶天球河圖之不敢褻矣今年正月余至蛟川先生之孫予梧奉其叔父之命申幣於言請爲選定序之於是乎書　焉景岐序曰先生文集若干卷係先生在日手自訂定已鋟於木矣會先生歿未及印行夜不戒於火板盡燬其叔子景昌冒烈焰奔入爭抱其椽木以出全帙得存時方謀厥居未遑也既諸子皆相繼謝世又十餘年先生之孫緒欽緒顯始與其昆季羣從謀裒前刻之繁散者而合之總爲集若干卷相與捐資而梓之不足則益以祀田之稅凡閱兩歲工始竣緒顯以予嘗與校籍之役俾列言於後予惟先生之志節文章則樹村之志湛園之書嚴之傳竹垞之序已而核矣予復何容發言顧予誦先生之文思先生之志

觀其出處遭際與其所以善身而裕後者竊不能無感不獨文章之宜以傳世已也先生夙負經濟學當令畜出時奉命征盤古蜩賊以一書生提一旅之師走數百思深入窮嚴絕潤之巾草慮露宿者經旬辛指布方略揣其魁首遂猜百年之逋寇號古名將何以過此當思陵之未流寇猖儼廟堂無策其文民巾犧而中權其武師屬販而專閩遂致中原豫戾國許以移使得先生輩數人置之要地委以重任時事當猶可爲慕府巳奏功第一而乃爲吏議所匪裕僅得乎敘此宜志士之所扼腕而長歎也亦滄桑之際先生以故國遺老杜門卻聘者垂二十年蓋此時事業功名久巳付之流水而耿耿孤懷有負可告語者不得已而託之詩酒以自遣此豈先生之志哉雖然世不能竟先生之用而先生則隨地皆經濟也于生曉愁定相去百里而近未獲親系後館先生家及交諸嗣君與孫晉之從于遊者見其家庭雍肅長紉愁敬諸所說施措眉勤有法度于弟自勝衣以上無不知讀書吟誦之聲達於昏且登其堂衣冠鵷濟列科名而籍擇宮者不下數十人吾甬上百年來故家舊族處流文物之盛來有或先之然後知先生之學雖不得竟其用於世而其施之家者規模宏遠方永久而未艾而于孫之能振與世業紹承先志爲可慕也昔孔子告或人之不爲政而以爲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

是亦爲政者先生之謂矣論者徒以淵明皐羽相比擬豈其倫歟予故爲志其實俾知先生之可傳者又不獨以文也讀是集者其亦有所觀感焉　從子光昌政曰公集成於甲辰乙巳問皆手自訂定庚申燬於火從兄景邑每爲之唏噓泣下今諸孫乃能裒數年之資傳卷軼復先鳴呼海內名公絕手筆藏於家而不得鋟板行世者何限公當滄桑之交杜門不出耿耿之幽貞貫於金石如山川之寶自不終闕然後人繼述之大亘可念也公積學晚遇詩文出入經史揚扢騷雅汪洋滂蓄莫可涯疾小于方與望拜之歎奚侯贊言矣重加校譬者間里辥先生士學慈水之焉于景皎鄞萬子承動從姪師昌校閱未終穢之者從姪孫緒章也

鼓音四卷 浙志千頃堂書目

南征志載二卷 浙志千頃堂書目作六卷

燕褻二卷 浙志千頃堂書目作三卷

駑餘二卷 浙志千頃堂書目作三卷

花歸百詠二卷 浙志千頃堂書目作四卷　自序曰詠物者非詠物也中有洄潏之思惝怳

之狀宛若在心口間凡夫風雲月露草木蝡動附斷瓢而欲出者因是已如彈琴聲響在絃情致原浮動絃外審音者賑摘得之不有聲也何以知其感不有洋動在聲外也何以知其感之之故余於此道稱門外漢意至卒抒幾不問頡闊行陟江郎山時方春仲觸目地紅適荀攄錫齊菲寄齊能恰先生落花詩六十首憲興朗渙句句寫生因銘於漫衍爲百詠所謂有其具無其聲者也亦奚自曉其所感何在即蹤然於詩則不韻於花訂僑札交矣花之開落分蚤定也開落之有先後不定而究歸於定者也即惑是其庸免乎濟臺于羽曰於蠼蹝何親無鑑何聲以言人若此何不可爲花況也乃喙喙者動歸弄於風爾風兩無滯怨慾不及花胥不以此自損容飽損乎哉

菊醉吟二卷

浙志　千頃堂書目　吳偉業撰傳菊醉吟者蓋取以自說也君性嗜菊藝敬百本於所居之室有感於秋風搖落草木變衰故託諸壁露落英以寓其君于美人有懷不兒之意固非餔精隱醒自託爲醉吟先生已也　自序曰子性不嗜酒尤不好詩有取乎爾也見人蓬蓬勃勃然有慕之而恐抚者無取乎爾也蓋性情所子卒郎是眞蹈即是假安用輪復其所過昔陶先生初無節之可靖而有其靖節之名豈

賓之賓乎陶先生無樂乎有是稱而人卒以此稱之斯
賓之賓也即離間問酒相對陶然其意念深矣偶發之
歐咏如家人酬對語不自知其所以至而至者遂焉今
人畫以詩酒之名舫陶亦何取乎爵也于自天童家未
暨慶民姪次第北歸握乎道懼痼於酒者幾一月餘筆
墨之事歐矣筆墨廢而吟咏與焉言攬秋容枕對彰擇
乃天童遂命之爲題是眞有菊之可咏與詩之可尙也
矣而孰意其不然也昭氏之鼓琴惠于之據梧皆似之
而非也有正其然青亦似之而非也方子把杯籬畔罔
知其爲酒盡盡偶仟誰識其爲詩化贊之相待若其不
相待蘿郎間有巧謬乎倘忘在馴身意在操駈一酌一
句誰擧義此擒舌者且夫乘物以游心託不得巳以應
世至矣何有於我也然則今日者醉非我醉菊自醉吟
非我吟菊自吟久奚必問之陶先生　陳衷赤序曰近
世好言詩詩之遠古也實甚擾蓋蓋翊以爲李杜復出
不知李杜嘗時以爲何人復出也總未取三百篇之旨
正其音賢節族而與之言感物之性此詩之所以不存
也天愚先生學業淵博成進士有賢筵仕領南政績與
交章蛭皆旋移水部因時局將變遂黝然解鷄以閉門
苦書爲事時與暑弟于姪燕飲畢社四方知與不知皆
問而高之適際菊黃之秋飆玩飲其下著菊醉吟百餘
首讀其詩人雅高深撫靡曼之胥得詩之正感而作也

不知者以先生彷之陶靖節而故隱於菊夫以靖節推先生者猶之以李杜謂今人也且先生之意不在酒幷不在菊安得而在陶若必取與於彭澤則葛巾漉酒之致胡不一一彷之而必在於菊也則知靖節當時原未嘗有菊酒於胸而發之詩者不過因其情之所至而為言然則先生亦第知有詩書之樂天合之歎而仍以醉還之菊以吟還之辭初無與於陶也雖然抑又有說靖節鄰於放先生守於正于桎諸李之賢又遠過之故先生之詩諷詞深厚一粟於法謂與二百篇之古詩根上不可矣節謂靖節感於遇先生感於性亦無不可也

碧文鴻範三十卷 于得昌撰行述

嘵哦松集 乾隆志傳

仰山稾 乾隆志傳

玉珩海居集 四明詩稾

白瑜集 陳志稾

孝定集 文獻草創張懋建曰孝定先生為全謝山先生世交其所傳詩僅二卷謝山於遺倭中記其

佚者數十首

吟和集　天愚集謝泰定撰墓表嘗與叔父大宗伯文介公師友一堂刻有吟和集

邵似歐　龍江草　蛟川詩話

知非草　蛟川詩話

湖山寄草　蛟川詩話

扶桑吟　蛟川詩話

北遊草　蛟川詩話

邵似雍　丹霞草　陳志棻甬耆民期自序曰先公命于名曰似雍字學乎康節也生平棲迹林泉高蹈東海致近康節故然私心向之矣十年頗學道仙人字之丹君求夢中復接號丹霞以故怡情山水咏玩風月逍遙[illegible]啟道與吟嘯遂成篇什夫生世大夢耳覺時萬有俱爲幻境何有此篇什則已知詩皆幻境即以夢中之號名曰丹霞草生時几前把咏死則付兒孫書[illegible]或者丹心不滅霞舉非宗雖不得與康節先生追逸[illegible]

數然青雲白鶴間當有碧水野人者矣鮞有道之士仍謂癡人說夢則與之嚴黻且噴飯滿案未可知也

集陶一卷 蛟川詩話

集歸去來辭詩一卷 蛟川詩話

集蘭亭記詩一卷 蛟川詩話

陳衷赤大雅堂集 乾隆志

衢遊草 乾隆志蛟川詩話一名三衢詩集

閩遊草 乾隆志、叅乾隆志又有秋聲八佐詩山齋四別詩

張一鳴守眞堂集 乾隆志傳

張鳴喈山舍偶存 四明詩彙

范兆芝復旦堂集 續耆舊傳輶軒錄蛟川詩話

快閣一集 乾隆志蛟川詩話

孤中草 乾隆志

懷千草 蛟川詩話案謝泰交詩云茫茫三復懷千草漢魏之前風肆好

雙節詩 兆芝毁林氏雙烈詩曰予家王母娣姒苦節先帝旌焉因集名公贈篇爲雙節詩

周西勁草亭文集 陳棨志

勁草亭詩集 陳棨志 全祖望曰先生之詩不輕與人唱和故流傳亦少吾鄉則鄞山杲堂洪素心也證山嘗曰方人之詩下筆皆有眞氣可謂知言

痛定初集 蛟川詩話 自序曰予之痛自甲申三月十九日始此集中所云痛慘甲申變至粵痾社稷盂祠㮚適心矣有乞師於北者而氣翳盡掃集中乂云亦師唐故智借兵乎神京而痛甫定焉然秦庭之泣是矣甘心臣服之非起痛加深矣至後南嚴有主策又云金陵還望五霎乍而痛又稍逆然江南亦樹義岩臣俱悠忽敢亥言之雖欲爲定哀之間徵辭不可得矣痛何如哉越州一旅顛壯中原之氣江東雖小尚可以于亦定余痛其如兒戲何痛日甚焉而大器遂委諸草莽矣至今中原兆偏處生我馬亦何以爲情哉自敖以往

痛滇師之不揚痛楚師之屢蹶集中云消息悲君說江湖信可通痛敢定哉傳聞海上是義師樓船多託漢威儀方大有學於閩粵一師然殺戮及難大矣南郊米白骨矣已亥較斲之入余身受斧鑕巨擘欲陷卉聯一線蓋忍痛受此多日焉集中有云尚欲注春秋何為先絕筆亦道其實云爾七月南鐵之次江南宇壁震動于在痛中動甚色終北其師彼方匹馬隻韜無失也稿其何時已哉庚子家太白山中而老母若畏人城依詩兄母子異居痛我無家聚骨肉矣敝臚徧敬痛謂東纏術日黃矣遠離墳墓痛荒家蕭蕭白露新矣故人答死痛夭心不愛賢矣或十年一從乎痛臚落于之後矣樽酒志感痛傷心夜話鳴茄寡矣英雄屈忍痛悲憤千古以舒愛矣余方抱無窮之城於今日焉是集也方以既鑒之指生填塋池強據營城而追遠之言什六紀近之言什四以寄我痛思然則命名曰痛定痛不定未可知之辭也

痛定二集

蚊川詩話

自序曰痛之不已猶如昔也將欲痛哭讀離騷乎美人遲暮其興於何日乎將欲效賈長沙之痛陳吁事焉今且無抱谷吾哭也痛故未定也於是悲從中來欲出門望八荒滄海坐山渺不可即焉乃鴟梟棲木形於目窮庭麒麟鬪於耳而雜感入章與焉痛所寓也身爲沮溺而散世無人天不生

啓仲尼於今日也憂道窮者誰乎而七人詠六章與焉
寄痛益深矣母于異居而此日得同室也然臺空無以
承歡矣山居十詩志喜平亦志痛也至於單衣度嚴霜
矣裘褐不備可痛也坏土生荒其矣冷繁有變尤可痛
也歲秒七詩荒荒破屋無以蕤風雨焉痛何如也卒嚴
無計貧至無聯欲貴書增吾痛矣則辛丑之痛如昔也
然而及門有上緒葉對吟詩矣于金買都小陸餉秋尊
矣知交還往晨夕渡小發矣同志有人採梅過山中矣
艱若耦耕故人猶在自勸莱甲高堂佐鴉定我痛患其
在斯乎至王寅元旦有詩日曆卷簞瓢儘自炎新年只
着舊衣冠發家春色來編早故國離愁總未齊誰耐門
前立積雪最宵室上薦辛盤山中獨有梅花信不向人
問借歷看則令日之痛又將纏是而起也其已乎
末耶是歲孟春人日因簡箋中詩成帙遂題如此

痛定三集
蚑川詩話自序曰痛猶是也而定不可得
道是年友字之禁多有陷於歸者雖少陵生

今日艮蒲川矣余詩有日丁戈令復甚不敢著書多盍
爲是自爲也則昔之痛者令且轉而生畏忘爲然恭老
母山居於爲慶絕高發寒肩獨吟朝夕終不足撩飢前
後絕於詩亦何爲哉欲轂歌詠而又不能也長歌之哀
甚於痛哭聲與淚俱寄之起而訪我山中數知已半爲
鬼矣悲從中來益不能已借是將痛哭以寄于衷於憩

詠以術我家人而愛于者遂多以緘默相勵贈林大
詩子尤勤勤焉自是稍知隱諒矣奉侍老母桑餉之餘
詩借張生確戴敵竹棲隱稱竹中人遂有竹中八首其
六事者則子徒其往還者則吳子畏牛其相酬和者則
所于蘊生借其兄忝與猶子叔度亦儲及傳子昭明華
于析民萬子尤誠諸人皆焉竹中人生色詩篇成帙于
時向竹風中披讀不能罷乎遂顧倒於是為之記為之
序為之引且自為之和并進諸公而謝之所云山中有
同志詩墳誰敢霸豈傲哉言其歎也爾子之崩少新之
然寄居太白晨夕看之有太白三草有桑子其籠者作
采桑詩有茶于其顯者作采茶詞有耕于中者作耕山
歌久於山中作山居雜詠將欲以太自焉棲療猶隸其
在人間世盛乎天台足絕人事彼劉阮之必欲運也何
少倩哉代作仙子詩一謂劉阮一送捌劉阮一洞中憶
劉阮而于之寓意探矣不知者且謂于情種未絕鍾情
正在吾輩于甘受謗矣是年林雪一冬裂人夙磨人力
畏是感子擁一破禍阿療詠詩忘其慘酸與吳子酬詠
不暇雪草益多其章求也此其遲篇青其錄諸詩聊爾
寄意見是者不甚聞徹楚之音讓周生崩定於是年豈
其然哉書乎劉尚友之序其生人須謀評杜也白注杜
者第知膚引少陵為忠愛而不知扇於險楊彼來忌詩
路詩疑詩遂開無窮詩禍矣子譽於是言而盜用隱譚

則有之如云痛定痛則何時能定哉斯集之末章題云
不丁于之窮愁未丁于之痛正未了也敢言定哉甲辰
孟冬

痛定四集

蛟川詩話　自序曰自己亥海師傷余右手
巨肇發墜而夜驛痛定後簡我罰償無完書
遂欲絕意乎斯文故已亥竟無詩秋冬之際稍可擲鐙
學慮勝綠巳屈已不自如作書錄强塡蹇少袍
中而字已奎絕之仲熱頗能運筆取昔所書較之
已失其故步不甥之亦不是必謂出兩人手然余官
再生焉至庚子知書書見歌吟遂盈百辛丑計四十
五首王寅計百技復蓊矣記痛也余私心請後此將進
於是而癸卯之二首殘忘其止十八首較前大損之何
也斯年野史‥詩盡捜簇中武林余目犁是退前脊其
筆墨吟詠遂穀宗多論因於夜遊見拾前集所云依人
多寂貧事毋少且寄居鄉境於此也武休之行貧遊不
快往逵傑一月光暉蓋猶心遊于者方彡日轄而愚先
子舊塵間家萌而老揖縮蘇歸來存其露之頭甩者以
蔽風雨補其蘿動復春老封防雞犬樹蠢檻齋足備山
窮而也母乃得之鈇略者以詩可知矣哀癖上一師俱
獸散虎奔千支怡然也于之安堵方國思已亥受唐折
於此地慨然與歎得不居死者俱其季也何敢復酒身於風

雅林中以犯今之禁躬不測之禍乎十八首亦聊以寄意而已痛定之四集遂比於此寄洪谿周兩自序

戊戌詩藁 勁草亭文集全祖望曰先生所著有廿一史評杜詩釋莊子注皆未卒業

洪崑坐忘齋藁 乾隆志傳蛟川詩話

慶光祚松風藁八十卷 乾隆志傳

天墨閣集 乾隆志 四明詩彙

錢[illegible]居序曰夫三百篇叐採國風而知之則其閒人情之貞淫攸教之得失辟不曉然在人耳目詠而歎之閒自起舞咨則感而泣下總之得其出之所近不斯其然而然也至於樂府音調條暢雅俗均貴用以播之管絃聲和靜聽化洽人心彼樂府之作又數後於詩哉吾忘年友與朋慶先生怡情於筆牀硯滋閒忘在門方自少而狀而老閱盡名山大川目中擴乎其無際也意中說乎其有得也觸感行吟即寸紙隻字不異徵殊尺璧寶先驟見也時在鐵甕城署裏飲酒歎橫氣不相下閃出所著天墨閣藁讀之惟樂府諸篇乃與太史李研齋賡酬成軼余則流連心折而頓欲北面事之先生雄孫詞壇思若泉逆機若飆發集中朱鷺艾如張巫山高將進酒句變化縱橫俱以情勝不待擬古而合於古使古人英哲亦不

得專美於前無凡近之作者往往有憂危之心激而憤
發之語不怍於世而倣於怍詩道難言哉今先生擬古
諸作既和且平神而聽之又
何怍於世敬爲序丙午立秋

閩遊草

乾隆志傳　自序日喘咄虞于茲何時而以詩
鳴平虞子日唯唯時之不淑未有如茲也遘時
之不淑鮮有如余也茲時而以詩鳴誠悖矣嘖矣顧余
非不如時也古來英流哲彥幽人畸士崇盡得志於時
而鳴乎士人際會休明鼓吹皇鼠時也命也不幸而陟
亂世之波無淮苑結令焉不鳴有尙篠無誠耳何有醒
以生將終日啼乎終日笑乎笑啼不得而以詩鳴澤時
之吟行國之諸皆不得已之鳴也余悖瞽詩不刀攻詩
三十年來游展所至時有吟詠阜雨成郎棄大于弟間
有收錄兵獎之餘付之無何有鄉矣遞者世變詔桑身
同浮梗汗漫入闕避亂亂中兩載危城三年孤脈鄉書
久隔骨肉仳離于獨何心能已於鳴哉而又不故任鳴
其胸聽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耳日與同人諦蒐倡郭積
而成軼意閼之隨底不欲示人吾友李交素藹舉古處
性槃雅歌捐簾贊梓此草出以不谷時宜之鳴鳴於世
必多胡盧而覆飫矣倘有太史公其人祭余之鳴而命
之日虞子非窮愁不能者詩自見余幸其異日
不至以青蟲爲而客鳥能以無鳴已丑孟秋

北遊草 乾隆志傳

陳應鶚㲉吟集

其通天地之
文章家不外
爲鶚居數食
人之藩離者
柔唐之元白
妙無不義取
陳先生有數
玉謝于又元
之詩文者不
可以識古人
刻羽引商其
老莊諸書兼
之暇哦詠成
也然進推公
賊下馬作露
遇高皇之時
不得殯身報
爭光借乎事

省菴詩文草

蛟川詩話作㲉音集

陳

夢蓮序日蒙莊一書皆寓言也蔡中山謂
就序爲物之性文章大觀莫妙乎此後世
是爲故其言大之則爲恐飛異雲小之則
而得其變化超越神乎邑趣不依傍乎昔
大抵得之三百篇之意居多嗣是晉之柴
李杜諸君于其詩文之神奇變化克琛美
諸此大寧寓言之意居多吾鄉先輩翼雲
吟一編韓自闢君裴函文學吾社蘇于五
詩于孤非已序其首余復何贊夫讀古人
論其世不可以見古人之事不知其心不
之文蓋先生當神廟時敎銘蘇韜皆習爲
先人以武功進秩萬戶先生少壯時寢食
通係吳大王兵法襲爵後守欒海堅諸武
律篇取數吟猶之命名爲鶚亦木於壯于
言志之意又不盡是獲唐名將上馬擊盜
布談兵法而賦詩章者多有其人使先生
不難爲常開乎徐中山乃遺甲申之變憤
國而絕食以死則可與范忠烈倪文正輩
業文草不甚傳而僕以吉光之手澤見也

余快讀聞見夫仰觀遙天之飛鳶俯視大地之蒔卉生
機神趣許乎情性而自適乎詠歌唱和之間推其志大
之為乘天之雲小之為鼓獨之吟殆同漆園之寓言而
不詞漆園之放達矣故不讀蒙莊之書者不識先生鼓
吟之詩而讀先生鼓吟之詩又不推廣先生作詩之志
與其未遂之事猶之不知先生也先生之詩直忠識為
國而發端於言論風旨者為耳要在知人論
世以得其心神可也豈區區雕蟲小技乎哉

華
夏過宜言八卷
前上續書舊詩　高宇黍日先生遺文
爲其塔楊大价所稾錄爲十帙先生嘗
自況於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因郎名爲過宜
言有被先生指摘者竊毀其二今存八帙

詩稾
過宜言　自序曰嘿農習舉于業不暇詩癡未敢
隱家舉生齡明安書癡未敢隨草句讀也乙酉間
月廢手榛故戈同伉癡求敢隨役傑識也已而戍復之
變避亂入山天降擬性俞怙其愎不忍自許廢棄有山
中一百五蕭憾慨荷胸忍思木石鹿豕借舜可同耳遂
舍之復居城市及令重九又匝週矣其間坐困絕炊或
日見一或日見二或句日連三見二見或間月竟絕外
餘多奔走乞食且衍夏又被逮下獄六句非癡災即擬
禍癡遇也賴石交綴被救得慶有生然而得生即癡雖
自顧駭甚謂讀晉樂府日重先月重麗於重九又癡忌

今重九後更題作誦矣內自舊山中起至今重九日所
作通行錄出以寓微忱附舊時作數首蓋避難時悉焚
笥槖凡代作嫁衣裳併私藏有木屑靡遺惜不蛋同蛻
營文家家之安得炬燼仍貲徵人勿數亦負卻仰屋抵
牙其何辭選怒辜遠別項書麗參錯存附
棄甲敗鱗耳無別妍媸咸賛戒遷怒也

泗水鼎樂府

句餘土音 全副望曰泗水鼎
職方獄中所著樂府述蒙難事

謝泰履天懷集

四明詩集 蛟川耆
舊詩作天懷文集

鞶歌集

四明詩彙 詩文草創 案家傳云二卷 兄
泰宗序曰往余嘗一讀萬玉山房天懷弟從余
問童子業也吐棄華詞不以支爲旨他人纏其鞶帨弟
獨雅意經術非復童子業矣初受知學使鄒公既衿契
兵使王公兩公皆雅負月旦望者巡使趙公離使張公
尤隆慕選謂一第何足獨子顧部邑諸大夫曰無易也
此英英洛陽年少者追余幸聯舉弟自信經術之抱諸
已有驗雖沾沾帖括言而古今成敗闘家理亂之故悉
之矣道余以勤峭徽秀制府疏敘首列弟又請經術之
施諸世益驗於是走都下條記奮柄者五餌三表絳灌
何知然猶以明經高第處之天懷曰是豈以梁王傳爲
痛哭流涕少酬噓噓哉何刺虎而獲猶也此時事已不

可問矣歸而課子姪起臣賡臣輩壹讀猶之萬玉山房
也當是時五弟天童氏實借他山若以世俗之償缺然
慮者天懷以纏以柵或推或輓自邱垤至於泰川三子
者俱用颺去乃起臣實開其先天懷得無曰經徧之貽
於世及不益驗哉未已也後起臣而起者肩相望也即
天懷年方發仕未遠稱老肅知不終取淹池之劾乃一
第溷之而不足明經處之而裕如乎策獻廟鄉而不見
納依依升斗於磬折乎故未老而用老是以有今贊歌
集之刻也蓋天懷書迄樹矣楚江廣間收海齒物匯山
川氣一澆胸壘時形之篇什以近於磐榜雅不欲與經
衛莅傳然時與事益未可問矣不及於其身熟若及於
其弟若予此可爲進言者勸也不得之行事孰若得之
空言此未可爲聽言者歛也何也先與後初無相懸之
殊而虛與質遂抱相形之歎也乃天懷崇然之哉夫堯
舜既沒典謨總陳迹周孔而後六經皆李言況詹詹韻
語乎惟天恢有附之以傳者故不與陳迹空言同構篤
說也乃天懷又豈然之哉大德不附大言不文生平知
遇負矣羽僛鐵矣安用是詹詹者爲圖之驟皮之虎也
是刻也天僛又若無所得於心姑借風雲月露以博人
意趣者不然而聾歌之名胡以命余稱謂天下何事非
聾歌者品無妍嬉以人之美惡爲美惡文無今古以人
之妍惡爲妍惡即立身忠孝畱心在史冊極意修詞取

玩於耳目豈非如藝者之歌効人爲之而於衷無所會
之哉豔然有禁於耳弁贊於心者皆不知忠孝之足風
交章之足羨又胡能歌若神明四遂而託言喪如者其
志素定矣由是而有歌歌以抒吾懷以寄吾債睢陽之
詠忠孰懋焉陟圯之什孝孰摯焉歸去來辭交章奠大
乎是効人云乎哉天懷慎毋以聲歌自少也文章經衛
初非二道倘讀其詩而不得其解是聽者之聲讀其詩
而試例其解是意者之聲於歌者曷與古今作者患才
未至耳論衡之後有蔡氏元草之後有侯芭自聲以聲
人千秋萬世豈少知已天懷豈肯遂以聲歌自多哉余
儀揣天懷意猶若歧文章經衛而二之咸咸於親見堯
舜之弗及周孔之既役即鄒王諸公之望有未起焉嗟
乎天儀試問當今吾叢誰是知遇不負羽儀不鐵者又
交得借聲歌以醒天下之大聲　薛士學序日晉之柴
桑唐之杜陵其人郎不工詩其人足傳也其詩即不如
今日所傳之古逸高渾其詩亦傳也夫千古之重二公
者不必以詩而二公又能作詩以自見則詩傳而二公
遂若因詩以傳子謂第以詩則人心之好尚固不一矣
又安能使千古之譚詩者必出於柴桑杜陵而後可哉
過譚詩之家不能不沮豆於柴桑杜陵則二公生乎之
意必有喜見於詩者已天懷先生吾鄉之君于長者其
生平雅量高致人皆歎慕而深服之先生固不候以詩

見也而先生亦復能詩當其家居多暇娛情山水友朋相聚時有倡酬則長歌短章悠然自溢其風韻初未嘗汲汲焉以君子長者之意形於詩而讀之者覺其溫厚和平令人鄙累之心日遠即謂先生之詩為國風之遺可也夫先生少負經世之才而不遇今高尚矣然其生平自有足重於千古者其詩以人傳先生又不敢以自必予固能為先生必之也以眎柴桑杜陵工於詩而詩傳者又何如哉

瑞芝堂詩一卷 蛟川備志 史大成撰傳時艺生於庭刻姻友所著瑞芝堂詩一卷

胡嗣佐聊以吟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是集為周方人范香谷兩先生所許定

謝識昌詩集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識昌字翼昭生平以節義自持有詩集自為之序

李口詩集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嘗從吾友釜岳友得讀李先生集而逸其名家集當是河頭李而名終莫可考其詩俊逸朗爽不涉纖靡之習而感慨激昂之概亦時露之

僧如訥供石齋詩集 靈峯寺志 辟玉衡序曰供石者何余命杜言壽名也齋何以供石名余竊附數老以怪石供佛印也杜言棲錫煙霞久以詩集行世人謂杜言詩時而豪南淇爲傾時而麗西湖[illegible]

第不無不東於律孖余謂詩律僧律兩不相寬此其爲
杜言禪悅也若夫二十五圓通香嚴以鼻觀入道大士
以耳根證果心性一了隨手天花得力處未始不在不
得力處也杜言深於禪又安在不必以詩名乎余不工
於詩瞠乎坡老之後與杜言契不減坡老之於佛印
望杜言進於詩與日杜言以詩說法也余慰矣至兮鏞
詩種種具目者自應珍賞又無俟余贅方承襲跋日
吾友杜言上人宗風高敞元諸入深余五載孟浪較關
禪悅獨契未幾別去今歲杜言至赤城出擔頭一軼相
示近古排絕體正用砲無非以性情寫託偶僧其中意
極神超處楓作青

東甌吟集

崇峯寺志越其杰序曰杜言師長身瘦面
狀如野鶴危坐終日不吐一詞可謂名儔其
實徐探武庫劍戟森羅染翰淋漓煙雲滿紙蓋兼寶月
懷素之長合爲一人所至備釋快覩命題分韻陡陜如
海風駕帆輕逸若落花點草絕無近日餖飣習氣刻已
富矣近乃出東甌三十首相示蓋因友人相約遊台宕
爲風雨所阻師乃懸想其勝託之詠吟身未歷其地而
刻畫描寫曲盡神情龍湫雁影恍在心目間蓋其質地
最高所得力於山水者深故詠山水有餘味焉師詩
不待元與而余實有慕於虛休故贅數言於簡末云

閩遊集　靈峯寺志

徐𤊹序曰釋家雖以綺語爲戒然高僧賦詩者代不乏人自湯體怨別以及寶月寶誌惠侶惠標諸音宿皆有聲六朝至於三唐尤彬彬然盛不獨標奇沙門抑且頗顧藝苑矣四明故多詩僧予有友五人如朗初休遠輩最篤方外交惟杜言未之識也今歲擕瓢笠來遊閩中訪于巃峯之麓語吐燦霞筆掃雲霧皎然靈一不足踰其吟懷懷素高閑豈能盡其書法予招入社有倡必酬勝水名山無奇不洗蓋上人爲訪故人容郡齋者兩閱月值故人挂冠歸上人落落不稱其所懷來祇挾遊閩詩納行李中而去予曰橐中詩草富矣瓶鉢雖貧庸何傷上人喀然而笑遂振錫東行

春詠集　靈峯寺志、

姚孫森曰詩之能追琢者不能高遠能高遠者不能幽秀能幽秀者不能樸質茲集擊鉢所成已兼衆美始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邪

詩任初刻　靈峯寺志

詩任二刻　靈峯寺志

詩任三刻　靈峯寺志

自識曰顧居士曰瓦鉢錫杖破衲敗笠問無非眞詩似言詩有任也又曰海

波瀾浒林景窮冥若滅若沒中非無眞詩以言詩無住
也余則曰詩者無凝之法有聲之心也以有聲心直無
疑法為心住耶為法住耶為有住耶為無住耶盡無住
之住無所不住故得饒無凝得義無凝乃至悟所未悟
見所未見如飛空鳥逆畫水刀狼求之非有會之非無
是知眞詩在破笠敗補開亦住若滅若沒中居士之言
固不可思議余又謂人能住詩詩亦能住人悟人於詩
為迷住詩什於人為覺住余一片常住眞心從住始於劫
中已自了徹一切聲闘尚未覺其為辭為義顧無人又安
能覺余詩所自住哉　錢龍錫曰余讀居較川遇杜言
上人者道韻清曠詩格深穩夙已為詞場尊勝相習愈
久篇詠箴富氣所撰詩住示余見其信琬枋來頭頭是
道頌律禪宗不相題凝謂住歸無住可也　願錫疇曰
詩靜業也與僧最近瓦然節杖敗補破笠間無非眞詩
在焉杜公居海畔海波瀾浒林景窮冥若沒若滅中無
時非方于春可過則欲詩之不至於此不可得也前此
諸刻已無脛而走茲刻名為詩住將以不思議者返於
無言說之境乎夫謂不可住是未登岸之夫也謂可住
亦有方所之夫也住不住余不是能知但以論詩沓人
心自然之聲也目前山光水色雲移煙襄何在不供詩
料而吾之性靈亦若與之會性靈常活斯新機不住
豈得以日月長鮮花鳥自韻為凝於道而隔於禪耶

雁字百首 靈峯寺志 虞光祚序曰昔吾邑工部華心齋先生有雁字詩三十首先生長於書書與詩並重於世今罹兵燹遺編鮮有存矣客歲遊姑蘇友人有以雁字詩分韻分題三十首見示余戲和之非曰效颦聊以破岑寂攜草歸家適杜公亦有雁字詩百首出以相正再三諷繹始笑余之工力不敵杜公遠甚非在三十首百篇銜多寡也余拙於書詠雁字書以詩為詩杜公工於草聖其詠雁字者不以詩為詩而即以書為詩不第以雁之字為詩而即以已之字為詩舉生平書法變化何合之妙借雁傳神非尋常詩家蹊徑得窺其際古人觀舞劍而書法進觀擔夫爭道所劍法奇神解心會之事必非按圖刻舟者可冀焉

憶梅百詠 靈峯寺志

山語 靈峯寺志

鉢中詩 靈峯寺志 案吳郡沈茂題杜言詩云諷詠東巖雁字供石玉磬諸刻徽徽泠泠澄藻芳風眞堪鐘鼓詞林筆賁文盾知杜言尙有玉磬編

侑堂山居四十首 靈峯寺志

宗輝芝峯初集陳志稾 謝闇齋曰淨月上人幼年嘗偕玉几秋公几杖與荃公爲法門兄弟不甘

以數執丁生涯而思仰企於天暢觀演之列出其智慧

發憤爲詩感啟捷可喜洵悟禪之妙有得於語言文字

之外者已

國朝

劉上庸惜羽編十二卷蚊川耆舊詩乾隆志 傳蚊川詩話無卷目

謝泰定寄怡偶集十卷乾隆志

款雲樓秋集一卷乾隆志 允泰宗序曰蓋何于讀書 王氏樓見行雲繚繞詹際款之以詩

夫雲果可款者哉吾弟天申氏覽其詩而和之筆飛墨

舞非不見有雲可款者矣夫雲不可款而款之與無雲

可款而款之雲孰幻而孰眞雲已去而筆底之雲不散

詩未就而雲中之何已迎又散迹而孰神將無總被浮

雲使耶夫有眞有幻有迹有神故能觸石騰空膚寸而

周天下何神何迹何幻何眞以無敗之胸攝之理丞屯

雅意行仰天則無往而非雲氣之所合也天中誠自顧

其胸何若矣不必仰睇夫雲也又自顧其胸之無敗者

若何矣不必有心於款也然雲豈易款者哉在人身膽
爲雲以與天地參也膽能斷制若雲之出岫膽繞智略
若雲之昆彩膽足揮麗一切若雷之排空而屏迹則所
以參天地者不待徵之風雨露彩而始見焉今披之性
情發爲歌詠亦有其出岫而旱氣者有其排空而弄迹
者莫非陰陽之所摩濕山川之申之所環聚而效靈者
也天申款實哉雲款天申哉天也款雲自有情之無情
賢女化貞行山邱化百合之說之實款天申自無情之
有情老極爲羽人朽麥爲蝴蝶爲說也兩說具在非天
中其執正之余惟有情之人多濡無情所款聲色貨利
至無情者而人一人其款中至增有而不能出及蘭勸
既終非但不能完其前奸且徒可燦臨悔恨之苦夫善
款者亦思所以爲甚別之計而別也生趣太讚則死不
能別窮貫興太露則貧賤不能韓款安在哉亦將爲于
呂之客所笑笑即雲而論周泰生衛異其地山川旱涼
殊其象取今於是乎生即貧賤與死之紛念也而款之
者何尔即忽蒼忽自轉盼效人善電光石火同幻而款
之者又間知惟能善別所以消我款奕今將扶藪持膽
布款之徵情則浮縱野迹豈爲迷留即翼布垂天盡款
之極致悉奏旋之野七思而同之始致之以詩而放款
者無情則款之者亦無情倘致之以詩而破款者名情
則款之者亦有情可也詩可少乎哉又余以何于見雲

而款意固郎與雲遲天申未嘗見雲而款滿日
旹雲矣天申款雲雲款天中尙以爲說之支也

天申集六十四卷

詩文草創　李文瓚序曰蛟川謝氏
爲余家三世同譜先司馬於觀察公

先儀部覗天愚先生旹如蘭雁而家季昭素復偕慶臣
同舉於鄉尤最契云謝氏譬紱之盛甲海內淺人羨積
芴雅流驚殖學而不知其舐禰好修相孳於操行盡慈
明有道之侶季布朱家之匹而之申先生尤阜然於文
章於行誼大經世之略而裕應天經變之才者也余鑾
崴去燕鄧獲交夭童靈昭兩年機未歲修絜酒而哭天
童於位因得覩先生丰釆莊莊錄粥不苟言笑余望而
加肅自是益心折之何于長人粥行士不妄訣悅人於
先生誼則滑陽交同研席其心操晨焉生平奸尙亦大
略相類殆云無忌酷以者耶茲賞所俟行略皆一一表
著信而有徵嗟乎薄俗澆後戈閱骨肉且有口曾罰貌
於陵者海晏逆擘誰不庇之昌予緘滕誰不利之如留
玀則荒政舉詘鎭則應卒神泥平渡筏弄弁如兒紫樓
磤聲玩寇如草至若灼艾燎鬚瀸接排雞典蓺課讀百
城著書此固天性特優孝友俠借迺出儔伍亦由學力
抗厚故其著述之富伯厚避席烈修扶輪無怪也獨惜
是六十四弓欲賁枕祕未負車用斯實雷電相將於兵
燹乎何有余且酹酒遙天冀得紫苓泥送餽竹書敝匪奚

羅如之先生於嗣君之行著十六字箴親民實訓及理興要略盈數萬言慶臣年翁稟令承教奉以周旋即先生澤惠庶郊光遠有耀始知向之卓然於文章於行誼者果有用之學而非玉矢金弧第爲矜美已也續戔戔小音學山未至何能拜颺於萬一敬書數語以志景行云爾康熙甲辰

虞爾昭詩集一卷蛟川詩話

謝泰交天童詩文集卷大雲堂集、詩文草創作天叢集五

陳衷赤跋曰夫文以人傳古人無意爲文而文益工今人有意爲文而文益薄此文行之不相符而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余與天童交二十餘笮其待父兄者以至性其待朋友者以悃誠至有發於所勇感於所激雖負育不能下人或以癖觀之而不知其於性天無悒非若今人之有意爲文僅持分顯而已而發爲詩歌古文與之所至墨妙辭敏筆不停諾亦非若今人之有意爲文修飾華藻而已天童少年嘗苦病病愈即强記博覽趨至即拉一二友朋登山學舟過足迹所至奚囊往往不絕定固瀆海地僻瀉滷無高人韻士往來其問得天童而吾邑爲之生色蓋山川之秀有符鍾耳及其爲書都門同登者不下百數輩而燕趙之士酬歌讌讌必樂與天童遊蓋其學問力也抑亦情至

而然與夫今之爲文者有矣如天童之言辭迅發率性而出者有幾郎有之而言不符行待其父兄朋友者如此形爲詩歌古文者又如彼豈其利有意爲文而必強符其行哉其於古今人之相及何如也今其人往矣其文具在可以微言行之自符而相顧爲有素矣嗣君乎吉不忍其父之遺書涯沒勿傳以謂余相識久頗習其生乎乞雖其詩與文若干以志不朽云

蟲天集　乾隆志

兄泰宗序曰文至泰漢止矣詩歌胡爲者揚雄以爲靡麗之文百不勸一斯其觀泰漢以上則不能不波以觀於今猶夫泰漢耳今部樸之士虛稱復古比事縱詞求所謂靡麗之文百不得一況索漢上哉余奉先君子之訓與諸昆季從事六經左國叢書錯綜倩文根極理要聲麗之至矣或得其內或得其骨惟天童弟爲得其齒而犁然有當於心天童之言日六經原本孝友吾不得而議矣此曲而直所隱天顯非杜預所以成癖乎遠鄙倍飾命令非子厚所以隱倩乎癖則成寵隱則可非彼於孝友未數然也夫天竈豈徒與古爲徒哉守章句者問識泰漢爲何物至成一家言無以爲其之所存即詩歌胡爲者今天童賞棄具在豈無曲直而隱顯可以定詞行遠者是不可不求其實之所存以相爲孤摘也天童性孝友研於古而

益厚之其發爲思親百詠者永慕之感也其抒爲防海
機宜者錫類之仁也郎行歌臥語總興觀羣怨之資蓋
實懋焉文著焉余惟登枝欽扶其木五常爲吾儒之筆
舌是集所遺先君子寶式臨之余偕諸昆季心服而未
容藝立者也倘紛其題穎兩其遲須郎詩歌又何爲者
然則以詩歌覩詩歌郎天童之秦漢也以詩歌之實焉
詩歌郎夭華之孝友也詩歌非古秦漢爲古秦漢非古
孝友自古惟天華弟爲得其體也靡麗云乎哉既其文
不既其實揚雄之所爲靡麗百不勸一者也既其實於
既其文天華之所爲靡麗以一該百者也夫有進於靡
麗者方知泰荻非蓑疫之書有進於泰漢者若信孝友
爲掌支之本天藝覺以子言爲儕美哉是編也猶子允
昌實董成之而薛陵鄭數子並借較雖是
亦足驗天甓孝友所臨而傳古爲不負矣

燕臺集天慤集　蛟川耆舊詩作燕臺草　兄泰宗撰
行狀弟舉北闈鄉試戊戌試南宮不第歸途雖
寂與爾豪上是以有
燕臺諸詠之集云
蛟川
思親百詠詩話

何詩人鶯鳴詩集
天申集　謝泰定序曰詩之義何昉乎
昉乎思也思之所至即牧稚樵夫嗇夫

遊女皆能迅口諷吟侔天舒寫後世騷人墨士必欲審
音協律以文其固陋所思之致遂負其畔詩之旨或失
之詠庸詎知古今[illegible]罷燦於大地者無之非詩也是故
鳥語蛩吟蛙聲蟬桌詩中之響穎也奇花異弃時至物
生詩中之藻續也青山白雲惠風良月詩中之景物也
雜恢別緒夢想魂交詩中之情慾也說宇內何人無思
郎何在非詩然而思則得不思則不得也古者采風問
俗吹鋼縕瑟大都於學歌巷詠託興賦比而集爲聲詩
之鼎良以北事暢辭因心寫照其眞情至性有舉露於
謳歌吟詠之間者粵自皇娥白帝鄉實帝載之歌與以
至麥秀採徵白雲黃竹變而爲十九首五言律又變而
爲柏粲兩崑六朝三唐今且發爲濟南景陵矣世燹代
隔家異人殊各自爲體而反置恩於不講夫詩而巖思
豈復有詩哉何子壽人家東海名山水閒見嶠眩截棄
山川奔放思之而得高深之致見巖流浩波淡榮調蕘
思之而得浩蕩之情山鳴谷應感時應候思之之而得時
物之變草生木脫代謝榮枯之思而得稍長之理仰觀
俯察動蟋蔚維何一不足以鼓吹詩腸筆贊韻府而況
出以氣心慧性架學飛才故其爲詩吮然其聲以秀也
劉然其淸以連也籤然其韻以悠而諸以律也蓋詩一
系乎思則祖纖精工經營慘淡凡天下之有響有穎有
藻有邈有景有物有情有態皆森列而助者思雜所不

及故取靡窮而用靡竭浩乎其不可涯涘齺乎其不可町畦古人所已到而思能致之古人所未到而思能啟之思之際量且將上追百代起古人而與之游而運問孰者爲正變孰者爲盛衰哉夫詩有能哉而思無體裁詩有格律而思無格律任性而出矣口而陳還韻天然自成機杼語云思男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穢思之所結能化無而爲有能出鬼而入靜況乎聰明才慧人所自具不思則不得思之而肅有未必得者哉若壽人者可謂能自得詩者也

唐粹忠采芝堂詩集　抱經樓書目

熊圖光序曰王謝蘇白韻中流亞也吳山越水韻於地六朝唐宋韻於時非地與時能韻人其人韻自足能也腕蟜蠶錯者不綸而蒙性茹煙霞者不絜而叢苟其流送書史弄吟花月則曉窗鳥語夜漏梵音無非吾性安在弔湘君於三楚拒蛾眉於天半哉同社之嚴世麻江尉城陶聲背退花弃自帆送夕陽嗜黎森雨草已拆藹其襟次雖紆紫綠而悲棠蔭猶然物生之末孩也既嵩臺而探河落臨淇澳而美伊人十果虹編鳥條柳線吁唱唱歎短拍長歌無之而不韻者也無之而不韻無之而不吳山越水也奚必王謝諸人六朝諸勝乎余自嘯咻藝圃攘臂騷壇有日矣覽此新編蔚然霞擧其淵源蓋

有自前赤水出叔兩先生詞雄一代茲以糾紛簿書嘗榛栩風露中獨曠然自命以無隕乃適風崇時與地能限哉其人固自足領耳毋令西湖樓外歌吹駭風僕有千古

栩栩園詩二冊　抱經樓書目

汪晉序曰詩本性情而出者也問其人爲何如人則知其詩爲何如詩陶靖明高蹈遠寄故其詩多沖淡而有餘韻杜工部滿腔忠愛故其詩沈摯而多頓挫似若青蓮之豪邁不羈浩然蘇州之清高出塵韓柳之淵奧溫李之遜麗蘇陸之識力堅到其人其詩亦莫不相似千載而下讀其詩必想見其爲人苟其人爲君子所蓋稱即詩多可采識者猶識焉因明府芝嚴先生我垣中前輩今又同官廷尉昕夕相從眞學道君子也先生口不言詩而著作甚富昔分封邱刻十二冊垣中請假家居時約爲六晉前歲出六言授梓士大夫傳誦一時紙貴都下今又約爲二冊誠集衆腋以成裘裝眞企而百錄皆緻言大義不刊之旨也先生居諫垣所入告者莫非仁愛惻怛惠愛中外之言奏議在闕史可考而知也其平居隱約自升恂恂若不出諸口閉戶卻掃靜觀返照其於勢利薰灼皆有夷然不屑之致林居樓選先世赤水先生圖中花鳥風月莫不發爲歌詠故其詩刻畫深到寄託高遠自言其所得絕無浮飾影響之談另合陶韋柳陸

而爲一人者也有先生之人而後有先生之詩豈與襲唐宋之糟粕飾辟病之文詞者可同日語哉

陳錫嘏兼山堂集八卷

四庫存目　浙江采集書錄　培
林室書目　鄭梁序吾友陳怡

庭先生一卒世遂有從而歎其無成者請其既而後過天不假年既無所設施見於嘗世而又不生不事著甚無以傳後蓋平昔之鹽而稱之者垂蓋亦弃而議之矣夫以先生之學行之而使其設施僅見於家庭倫觀之間同世之不幸非先生之不幸也全其不事書述者豈其有所不能哉人乎其中而知其廿苦觀乎世之立言者而深有所恥耳嘗予之恩昔者吾友也曰有若無實若盧如先生者庶可謂之從事於斯矣彼議之者其人其學不知自居何等而顯挾其尸行內走之勢以加於蓋格論定之人余嘗聞而恨之已已南歸因從吮生合子幸學索其遺橐意欲鋟梓行但以鵠議者之口而奇彝散軼狩難策萃選務拔尤傳得文若干卷鄙爲一集或者見其諸體未備恐不足以成家余謂文觀其可傳否耳嘗以多窮論哉古之人文生於備往在不得已而後言而其言之也一生精神皆於是乎在教雖更千百年之久而讀其文者猶可以論其世而想見其人此立言一事所以居不朽之一也令之爲文者其中原何所有而徒欲節之以爲名尚往往得已而不已或抑揚頓

撰於章句之間以號大家或掇拾排摭於經史之中以
鳴實學而究於一已之精碑無與則有此人之文而可
用之於他人彼人之詩而可借之於此人者矣紙墨未
乾己先腐朽盈廊累軼之多豈足以跨一時而欺後世
平先生是集雜少然試一讀之天性之篤攀學問之精
徵立心之忠厚制行之和平稱稱焉不舊對其人而與
之語蓋雅其不輕於立言而所言者皆出於倩之不容
已故能精耕煥發一籍之中必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處
如昔人所云也若必求其諸體俱備而後成家則屈之
騷司馬之賦孔明令伯之表于鄉充亮之詩其不克與
令人闕富也久矣由斯以言先生平生之不事著進者
是乃其深於著述者也議者之口先生固所不值余又
豈必爲先生辨哉會余忩忩北上未選一言爲序今年
九月華學處書來促忩鍾斯之既逝流木之言欲絶矣
率略數語孫子淵之驟鳴耳先令寄蘂側亦有鑒余倩
於意言之表者乎　提要日是集爲芸籍鄭案浙選錄
凡文六卷詩二卷頗不失規度蕪錫蔽
本以制義擅長此則其餘力及之者也

謝泰瑞海隅集　從子兆昌撰傳家　泰瑞字時協號海隅

許應禎許伯子集　書巖集　蛟川詩話　薛士學序略伯子詩文不爲卑論以取妍於人亦不抗

辭以驚俗云

盧宜鴻遠堂全集十二卷 續耆舊詩全祖望曰先生詩樸直中有雄氣

謝歸昌詩集 陳志稾

和陶詩 陳志稾家傳歸昌令德花時修陶靖節墓作和陶詩一卷

謝廣昌燕遊草 刊本案廣昌字載歌是草附其父泰履聲歌集後

謝兆昌閒居集 輶軒錄較川書舊詩

詩文草創 陳志稾較川詩話作鼓川詩文草創自序曰余幸承祖父家學手澤所遺時壓心目外家則兩巨公高文鴻冊見鬬壽棻手采中所載二卷三卷諸人皆朝夕聚首相與上下其流說者耳目洵極一時之盛然欲因是而推之嘉隆以前測交敵集徵矣況欲等而上之乎豈昔人所重在立德立功而於立言姑委之末務與抑其時無好事者多方茶濟遂至運沒失傳與乃景然以思及今不一焉揚茂賦歲之觀今猶今之視昔也後死之賁將誰與歸用昆不擾謂易妄爲論定又以日薄崦嵫急思就緒疏略甚多與發有起者

踵事而增使吾邑風雅尚存梗概則必以茲編爲嚆矢矣康熙甲午

陳夢蓮省菴詩文鈔三卷 案陳志

芝鹿園草 蛟川備志

傳嘉謨問梅堂詩集

閒居集

謝兆昌序曰傳君問梅堂詩集將付梓屬余弁其首惟是有三百篇以來歷泰漢魏六朝至唐而遂以取士然令所傳者應舉詩絕少間有一二不足動人蓋依承和奮圖乎倩性其藉爲澹遂世好之貴與僅充篋篚羔雁之用吾無當於詩者也君幼擇風雅無意仕進朝不坐宴不與家庭之內安常處頭無陟黏陟毗之悲與脊命在原之急所留連朝夕往復唱數者惟朋友之樂居多君又性好客四方賢士至者無不賓也以故家亦稍落然君終不以此自衰止嘗訪友桂林地處僻左而山木重於天下綴煙痺兩晞鳩愁鵠皆足以詩人之懷故痺人相聚則是然以喜聚而別去則威發以悲宜鬱導痛總於詩爲寓之日久而遂成集春秋時列國名鄉大夫琺荆道故咸賦詩以見志而識者若一一洞悉其生平君爲人肝膽洞谿無鼠籬不吐之態太白詩云若識方寸心更誰可傾爾世有欲知傳于者必於是詩敢之矣 李

時培序曰詩者性情之所發見而亦人品所由分也朱
晦翁論觀人之法曰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
白日如高山大川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
而其淟涊回護隱伏糾結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
人也竊以為詩之道亦然而近世俟方或亦曰夫人末
有胸有柢伲而見之於詩能光明而磊落者然則不知
其人觀其詩觀其詩即可以知其人之性情矣傳君公
孝與余交三十餘年其事親孝取與廉而尤篤於朋友
之誼凡有緩急不惜傾困倒廩以相給以是家益落然
君初不以此介意凡朋友自遠方至者必延至家暢談
竟日皆花晨月夕對景生情流連感慨銜杯倡和故其所
作皆光明磊落之言無邏讞賷需之態日積月累久而
成帙余為擇其百首梓以問世是亦猶龍之片鱗
也然而公孝之性情梗概亦略見於此矣是為序

友石齋集蛟川詩話　蛟川備志蛟
川耆舊詩作友石居棻
李文偉淡圃集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文偉字諸仲歲貢
生曉年自號淡圃薛士學爾其選於場屋
殘五十年歌詩選
道志終末衰云
乾隆志　蛟川耆舊詩　壽景皎序曰先
薛士學書巖集生賦性高簡淡泊一切人世榮利聲譽之

事絕不以壽於胸中年未艾郎謝去場屋旋貢賓學教
不赴惟時時喜讀書作文不以寒暑晦明少壯衰老易
也其爲文源本經籍而取材於史貿貫典茂自成一家
不肯贅唐宋人門戶雜短草片簡莫不莊雅可誦雅不
喜與价人語偶閒黨燕聚生有談及官府里井事者必
面斥之好若飲飲或連數賦膏日吾生平無他可傳可
傳者獨此一事耳晚益銳志理學每得宋元儒先語錄
文集必盟編手鈔端坐而濱之今集中所載者過半大
抵皆志其考訂遺佚景仰而賢學學不已之意盡其學
問精進篤志不卷如此并不欲以文章自見矣與余邑
湛園先生交最久湛園以詩古文辭擴名海內入史館
推著作鉅手暮年登第交遊聲氣幾遍天下而先生足
迹不出較門白聖間與其徒詩道論義於荒江窮每之
濱終身褐衣蔬食晏如也兩人趣行不同而相親莫逆
自四十時湛園爲壽序感先生飽飫經術而無所施爲
爲可借又四十年先生年八十復自京師爲序走三千
里以驗深自悔其四十年之顯顯沒溺於是非得衷之
途而不知返而羨先生能隱穹含美自樂其志謂爲有
道之流非已之所能幾及則先生之爲人可知矣當先
生末發前數年有唐君爲舉者謁選得鎮海令湛園餞
之都門具道先生之所以唐君至未數日郎戒騎從造
門先生謝不見亦竟不往拜唐君復亟請先生日某布

衣誼不當私謁令君必欲見者於朔旦日學宮行之可
矣唐君如言至日侵晨謁聖後即鷰衣冠以侯博士遺
役趣先生至則行相見禮酬答外無一語及他事卒成
禮而退唐君以是益重先生其殁也爲助竟歹事又請
於學使者俎豆於鄉先生之列唐君固非俗吏而先生
之高風盛節賓有以致之也予於先生爲晚進面導有
忘年之契憶于館謝氏時先生一見謂可與語自後暇
日必過予齋頭談說論議至忘晨夕先生不以予之不
學而冀進之今去先生之發忽忽幾二十年予亦嗑然
一老翁矣學殖愈荒落愧無以副前哲期待之意得載
筆以記先生之文固所欣然是刻也於先生文不得十
之一係先生手定本不敢有所增加然亦足矣故兼識
湛國唐君之事使人知先生之文足以傳先生之人而
先生之人實足以重先生之文且以嘉二子之能爲先
生圓其不朽而樂同志之克
相助以有成也康熙乙未

張昇譜齋軒稾 乾隆志傳 天愚集 蛟

鄭維馨越遊草 川詩話

和天愚山人菊醉吟百首 薛士學謝秦宗傳 案蛟川詩話作和謝給諫菊醉吟詩

百首

顧緒敷東非軒詩文鈔乾隆志傳

劉行可香山集乾隆志川耆舊詩傳　蛟

邵元觀偶青集詩文草創川詩話　蛟

鼇江草詩文草創

知非草詩文草創

扶桑吟詩文草創

李琦三白居士集采訪冊

張學伊靜廉齋藏稾詩話蛟川

家風世守錄乾隆志川耆舊詩傳　蛟

歷朝六言詩鈔乾隆志傳川詩話　蛟

張學濂繩廬稾 蛟川詩話　蛟川耆舊詩作繩廬漫草

郎作霖寶山集 蛟川詩話

謝緒宏燕山吟四卷 乾隆志傳　蛟川詩話無卷目

旅遊草二卷 乾隆志傳　蛟川詩話無卷目

李肩晚香集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眉文偉子諸生能詩　案乾隆志以是集屬之文偉誤

謝緒歆望道樓詩草 陳志案　從于闈祚序曰作詩之道期於抒寫性靈而已藻績弗尚也顧非博之乎義理之趣綜覈乎千百年之事實而了然有得於中則雖日馳騁乎風雲月露之間而所謂性靈者祇嚼蠟也於天籟何有哉予嘗聞昔人論詩謂大旨日詩有別腸非關學也然不多讀書多窮理則無以贍其才識而孫其原本旨哉斯言足爲近日詩家之鍼砭矣從叔父小江先生幼有大志好讀宋子全集屢試鎖院不售則壹意留心經世之學隨其所得纂輯成書毅然若可坐言起行者蓋有感於世之人日汨沒於制舉帖括之內以弋取聲譽而毫無實際一行作吏而漫不省事故思矯其弊而力戒之然則俟先生之意尚不欲以

文名何有於詩然惟如是而先生之詩有不可磨滅者矣昔蒸陽以身集理學之成孔孟微言藉以昭揭然觀其集中所載諸體詩何嘗不足尊供奉拾遺之織特不若世之言詩者月鍛歲錬以求工於聲調對偶之間而耗損其精神於無益之地耳讀先生之詩者知以出意求之則雖全豹一斑而於先生之埋學經濟亦有可窺其端倪者矣予慨夫今之以詩名家者胸中無數卷書供其驅使而婀爲韻語以充投驗蕉雁之其剽竊既得漸不自知其蠑雖極茂劣之作而公然付之之箚剛可謂前無古人詩道之弊有自來也安得出先生之詩而一救正之

雍正壬子

括蒼文存 乾隆志傳蛟川耆舊詩

郎汝望詩集 蛟川詩話

方學詩集 蛟川詩話案學字時級康熙甲午畢人

謝緒楨問渠集 乾隆志傳蛟川詩話蛟川耆舊詩作問渠軒詩集裘璉序日問渠集者謝子子朔自名其所爲詩也子朔少受業於余其祖父伯叔俱以善詩名吾甬言詩之家莫或先焉子入甚後得與

其子朔方治制舉未追也及長始稍稍爲之羣從爲詩于朔能詩迄于朔遊京師經歷道途子馳驅南北不知子朔乃大發於詩哀然成帙名流稱賞山川往還友朋投鴨其詩午未間于劍與余各遊宦識輔延響顧子終末見無自而發庚于予朔中京北舉歸予不得遇起于之數秋訪于朔於鼓川始出其秦正余而亦乞休家居癸卯平溫學耆其氣纏綿懷倒者其情文乞爲序子覽之和若無意於求工而工出焉鳴呼子朔不害辭辭不害志予年至八十餘始獲見之則子朔寄工於詩蓋久矣而於人不七名於世機可想見非今世託於詩而不求知翁爾後工予老且窮爲詩至五六十可此也廬陵有言其爲工予出于朔下矣集名間渠爲年而尙未敢自信若何盈科後進鼓乎四海渠之體也間子朔之渠深廣之用也體博用宏以是擬子朔之詩灌原隰供濯灑渠國家之盛處而微石枕流挾風雅之出而淸寂明堂鳴澎湃薄沼沚之淳澄予能限子朔所至英極江瀰之乎哉

閩遊草 蛟川詩話

古文約編 乾隆志傳蛟川耆舊詩

歷朝詩藻 乾隆志傳蛟川耆舊詩

王諭夢茅集 蛟川詩話

乞丹集 蛟川詩話自序略天馬行空不受羈靮惟李青蓮歌行古體有此神駿後人縱極力摹倣終若下筆不超黃太史所謂古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也　張懋延曰余讀乞丹集有霧鬱雲興龍蟠鳳攫之勢使望者目眩心悸正復氣聳神涌

朱紹懋梅邨集 乾隆志傳

洛吟草 乾隆志傳　案乾隆志傳又有詩賦雜詠

沈景濂還齋初編 乾隆志傳

還齋二編 乾隆志傳　謝兆昌曰會中詩出入於唐宋之間天然秀色映帶眉宇

李日孚詩集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余少時曾見李日孚萬邦詩集伯兄耆舊詩嘗列其名云

萬邦詩集 蛟川詩話

虞廷侃忘憂草乾隆志傳

謝秉昌西堂草乾隆志傳詩文草創蛟川詩話作西堂小草

閒情草詩文草創蛟川詩話謝兆昌曰對越所著有閒情草西堂小草七言如十部書裝遊于譜一枝梅寄古人情荊山采去誰非玉漢水貽來總是蘭憐妻善病占乾鵲臨事多疑類野狐不將蜀酒濡頭醉恰遇殘棋袖手觀形骸可略憑兄弟鄙吝難消畏友朋已讓驊騮千里路常思鴻雁九秋天着履一生須幾兩敝裘還是値千金久著書籤消歲月偶從藥裏問君臣客依不楊心俱寂僧定茅盧偶亦無帳中容箇支離客燕市閑消米數升荷錙劉伶死便埋先生笑彼未忘骸薄俗近來多忌諱逢人莫便說窮愁五言如苦家昏姑面類難憶汝身拜餘無味肋鑪撥未然灰為農良不易仍欲事操屬比來常爺達屢得讓人賢皆雄渾不雕琢而自工

方塈薊閣集乾隆志傳

謝允昌詩集省菴詩文鈔陳夢蓮序曰吾友字吉謝子夙稟家學天性孝友與羣季更唱迭和復食

於柴桑浣花之間所著詩篇皆陶寫性靈一洗雕繢之習一日出詩示余余見其贈和遊覽諸作淡若於天空海闊之中悠然得句意不在詩而語語無非詩殆君之性情所發抒而筆隨之歟

無名氏甲午集一卷 九於齋藏本案是編皆詩稾首簡脫落名氏無考集中稱謝兆昌爲先輩又有寄傅嘉讓謝緒章詩知爲康熙甲午也

陳錫光秋巖詩稾 陳志稾

謝功昌夢園詩集 詩文草創交於謝子在武裘璉序曰余赴塾蛟川問交於謝子在武是時各負盛年心壯志得暇則與其兄對越刻意論詩互相切劘一時羣從若大閣乎吉雜賢諸君各精研擧業不及詩迨余別去猝走四方閒十餘年再過其地則諸君競以詩名春草池塘雪尊弈墅皆中郎羣從相酬和之作居多懷謝氏多賢而余得一二辱交何其幸也丙戌暮春復訪之屈指契闊忽忽九年則在武已老曰就頹放詩亦不復作矣嗟乎才如在武抑塞不遇僅假蟲魚草木以抒寫其悶悶無聊之概詩雖工豈不重爲造物者惜感慨爲點定且序以遺之予之言固不足爲君重他日有見君詩者則予且得藉君以傳而因使天下後世知吾儕之窮且

老而均不得
志如斯也

謝緒章見山初集 陳志槀 自序曰余書室在城之北偏面候濤山而枕大海因自號曰北溟取
平日所爲詩而題之曰見山集余之居是室也山光倪
人陰晴變滅風傳潮汐近見攬城圖日撥琴三弄而止悠
然遠寄不知天地之爲大而此身之爲小也偶有吟詠
多率意而成不求其工亦復自喜或曰不工之詞無與
風雅詩固可以苟作乎曰不然余獨愧夫不能涵養吾
性而發然出之耳若雕琢致節以求工鑒源不深一障
乎今夫琴雅樂也神不凝氣不斂而驟焉案之指下徼
開格格不相入使學操縵音吟猱注綽離未盡致要不
同於世俗嘈雜惑聽之絲聲況學之熟而心與手應
與器一者乎況進此而旨淡於希聲趣領於無經者乎
夫詩之爲道大約不離此意近是陶公采菊悠見南山
而欲辨忘言不啻千載晤此佳境以待後人之神遇也
夫

見山二集 陳志槀 鄭性曰北溟所爲詩見之四明四友詩刻後所遺不甚多今序而續之

曹鍠閒居雜詠槀 陳志

餘年吟 陳志棻

陳丹詰偶然草二卷 蛟川備志 陳志棻無卷目 陳汝咸曰箴六襟期曠達落落自如每於讀書之下嘯歌吟詠以自寫其幽懷久而成帙顏其名曰偶然草箴六之意特以無心偶索信口隨歌云爾讀之者覺即景陶嘉緯有天趣非規規摹擬者比也

王鶴遷詩集 蛟川詩話 張恕廷曰鶴遷字東臯胡嗣佐門人

陳錫卣雅哲園詩文集十卷 陳志棻

張懋建介石集十二卷 鮚軒錄 乾隆志傳無卷目 蛟川詩話初集四卷已刻 孫嘉淦序曰鎮海張子介石幼稟庭訓好爲淹雅之學其於經籍潛思博覽者有年乃以所著經說及雜撰之文來質證其間旁搜遠紹疏通證明貫穿百家包甄餘子可謂有本之學余樂爲檢閱之憶昔余爲祭酒時張子于以選士入成均余即嘉其器識遐雅非凡材可比舉爲胄子師分司教事既浙中開府上蔡程公薦府博學鴻詞之

詔旋對京兆試才名籍甚公車間而張子始終師事余

不稍易其志夫人志定則■靜神義則養逕當其中心
所孤詣或亦無能以告語而於文則抒其所得而與昔
聖令賢相印合誠有自立於不朽者故樣以文詞才張
子而賢未得其深也君至往挑誠內行信氣而元篤於
師友之誠其爲文蓋有本壽非發而變也文歸集短方
人士之盛其騐專轉結衣稚而來遊者梯禁壽耳媒利
焉耳君慮豪華窮貫之場而青袍芑騐淡然言禁日引
諸生從觀據陳經義不應復以其餘力習所古文詞夫
古人之文固不必有意贊毀其工拙而治經貴明輕更
不必人盡兒寬以經術致通顯微治錄之效也夫惟研
慮暢心而道充於身直達性天之與然發行宮焉尚其
敦勉乎哉　用長發序日吾友張君石凝爲文根柢理
要不須不支其質靜以撲其氣和以舒其議論帖而中
其致事整而有法於諸經尤長於易與禮往往彡所發
明其積而至於數十白篇而爲之尚不翔比鳴呼亦可
謂勤矣哉夫而東山海之曾地勝而人物代兮在明盛
時佳學士彥良賀粉事欽張尚書時識豫愈華東房主
事隆沈布衣明臣各以所長著聲一時其流風道書至
今存焉石疑起諸公後與相長椎殖愈局而業念工其
亦事之甚快者矣往嵗制科之役余奧石擬皆焉新閣
稍所舉故又爲同年生以余之陋幸試入等得年言翰
示而石疑以彼其能獨久不遇尚臨考應名籍中尚天

之序石疑以文而復使連類如此耶然士之遇合遲速固有數存其間其不可速致者數之自然其挨所有而要終無不遇者則理之可必也夫君子於事亦質諸理而已矣故余序石疑之文且以決石疑之遇其文之偉懷京華而可真者足以爲石疑信其可傳其他不足爲石疑之歎也

國社序曰吾師介石先生標尚濟省力採臨儲之與發漢之渾唐之麗宋之清明之辨胥好酌而耆蒸之其課諸生發抒心得指畫章程一以古大家爲規範則於此中有獨到者矣蓋嘗闡之王通學聖人之道教其徒王徵房李靖得以興太平定禮樂胡安定教授蘇湖德藝茲見朝廷獲收其用今游先生之門者多以名賢陟儔要而余兄弟亦得先後掇科名備員詞館研至於今之立言者顧先生首齋於家渾渾無間容整躬澈世踐履於道設乎神和而淵厚粹然協合經術而爲人倫師蓋古之儒者不愧矣夫豈肯以文人自命乎而由其所爲文循謳卒業焉原本經術郁都炎炎其所以紹統於古大家者百川嘹喻五嶽鼓舞吾安以衡其所底哉夫人倩每私於所稱而阿其所從學悟所信安必人人信而傳之然苟熟復先生之類棄其必有旁皇駭歎以爲古人之無所甚難也余豈阿私其所好耶

庭學草八卷

子志熊撰行述　乾隆志無卷目　蛟川

詩話作趙庭草　毛桓序曰余友張子介

石負大名於甬上耳其人稔矣庚戌至京師始獲謀面讀其文穆如也瀏如也其古作者乎讀其詩宏博而幽深沈鬱而頓挫而一種蘊蓄涵達之氣別具天眞于稱訏之既而稍稍與狎見其行誼有母夫人遺像每對人嗚咆不自已蓋陟屺之情幽明弗隔也長安屋椽庫下蝸舍劇談穰穰如家人且以逮事若翁遠離爲念且以一二同儕天涯間關爲憂其中嚱然其色憫然予始信介石眞至性人也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咡絲而商絃絶或感之也予無似而最善病凉倒京華幾至三旬九食衣縷類穿顧介石誼如骨肉博士餘饍不吝推解凡可以爲予謀者靡遠餘力管鮑雷陳豈必在黃雞白犬間哉傳所謂顛耕信友必本於誠吾於介石倘何間然陸生云詩緣情而綺靡坡公曰士之賢者伍見於顏面而發洩於詞氣非可以苟而已也介石努力教崇明德藏敵盛時切論則秋霜春肅溫詞則冰條吐葩言歡則不梗怡顏語切則偶傚誇詭苟具眞性奚之不可言於介石有厚望焉

唐詩補選八卷　蛟川詩話　乾隆志無　卷目　行述作六卷

蛟川耆舊詩六卷　輶軒錄　乾隆志無　卷目　行述作八卷

武安風雅八卷蛟川詩話行述作十四卷畢德識

序曰古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凡以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備富時輶軒之采而爲後人觀感興起之資舍風雅不爲功清漳故才藪爲朱子過化之區長泰漳隸邑也山川靈秀文物蔚與立朝建偉略在野樹芳規固代有傳人矣而出其緒餘又能寫性情刪歌詠庶幾風雅之遺然年世久遠盛衰循環雖有長歌短詠已散佚於荒草蔓煙之中蕣非有嗜古者彙集成書何能久延弗替耶余奉

天子命分巡漳南省方問俗於屬邑倦倦致意長泰令張君以公餘修飭邑乘余既爲之序矣近采邑中賢人君子自宋元明以至

國朝各有傳傳後有詩不拘古風近體彙爲一集顏曰武安風雅復問序於余蕭武安者長泰古號風雅者詩正宗也余聞朱子論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今武安是集未知與朱子所論三等孰堪比擬然詠歌所傳違自朝廷近在閭閻秀及友朋巖谷所以立綱維垂典則論世知人備

聖朝輶軒之采而爲後人觀感興起之資未必不有敢

於斯焉然則張君粲之功顧可少乎哉

邵星瞻詩稾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星瞻好吟詠每一詩成就正於伯兄介石先生歿卒於補陀寺詩稾亦散佚

謝閒祚離雲樓集 蛟川詩話

巢鵲軒集 蛟川詩話

無師草 蛟川詩話

慕園草 蛟川詩話　蛟川耆舊詩作慕園

家園草 陳志稾　陳景沛曰參戎李大倫梓其慕園家園二種

歸田草 蛟川詩話

潛蛟語 蛟川詩話

光溪偶吟 蛟川詩話

緱城遊草 蛟川詩話

北行近體 蛟川詩話

西行雜詠 蛟川詩話案家傳鄞作全集名乔日軒詩文鈔

公車唱和集 蛟川詩話張懋延曰濤山師於戊午冬與弟川存之赴禮部試同行者先孟氏介石先生及甬上部孝廉彥博張孝廉巨桂風霜旅店吟詠頗多好事者彙爲公車唱和集

包石公編處殘稿 蛟川詩話張懋延曰余婦兄包石公以孝廉教咸安宮聞其母范太孺人訃歸里治喪凡石公有舊者皆爲哀歌以輓之石公編之成集

張懋廸僅存草一卷 乾隆志蛟川詩話無卷目張懋延曰仲兄弱冠而李卒後余檢其遺中詩彙而錄之天台齊召南爲之序

張懋延求定齋詩集 蛟川耆舊詩家風世符錄集作草

蛟川詩話 蛟川耆舊詩家傳作四卷

王文麒遺集　蛟川詩話張甄延曰文麒字子仁諸生能詩尤工七律鬱然深秀有風人之致

謝鯤祚金臺雜著三卷　蛟川耆舊詩羅以智序曰蛟川謝氏多志節之士徐從其後人徵著述輒散佚而失傳一日得北溟先生金臺雜著而讀之其論昭君有感於世之負才不遇而不得一人挽悅徒抱紅顏黃土之悲如昭君者爲可勝言先生之志可哀也已先生以名諸生兩遊京師不憚奔走數千里偃蹇風塵十有餘年雖聲譽嘖嘖出公卿口而卒不遇視棲遲衡門優遊歲月著書以樂志者爲何如耶先生素留心經濟之學有問律錄一書其志將學爲有用者與夫良材嘗養山中輪囷盤鬱猶未免支離其枝幹其得致用者必先度繩墨於大匠而後可以勝棟樑士之志進取者不能致用欲就天下之英才而正之不久遊京師同無以集思而廣益也然則先生豈好遠遊哉若慷慨悲歌之士徒以遇不遇欣戚於辭氣間者與先生相抗衡又何如耶嗟嗟彼昭君者僅僅以貌傳矣其過耶其不遇耶今先生亦僅僅以文傳耶先生云論世者必原古人不得已之心抑知百十年後有讀先生文如余者低徊歎息想見其奇偉倜儻所有用之志終託於無用之文爲先生挽驗更曷可勝言也哉文凡三篇燕市酒人傳先生蓋自寓云

北溟詩草　采訪冊

唐詩怡情錄　蛟川耆舊詩

謝含菲靖共集　蛟川詩話　張懋延曰含菲字靖共少承家學力自振拔思一變爲新奇於是探幽索冥筆之所至眞有方寸所不能料者

陳艮佐樹德堂稾　蛟川耆舊詩

離騷節解　陳志稾　蛟川耆舊詩

陳元松禹耕堂詩草　陳志稾　案是草許寶善爲之序

張志銘詩草　蛟川耆舊詩

陳元杏東苑詩草　采訪冊　案元杏字朱村號東苑諸生

陳元林西園詞稾　采訪冊　案元林字墨溪號西園諸生兄元杏曰西園能詩書畫精音律旁及星家言

陳元棫晉耕堂文集　蛟川耆舊詩

五於齋詩稾八卷　采訪冊蛟川耆舊詩作五於齋全集張本均曰詩格高鶚川蔣凡近

京邸集二卷　蛟川耆舊詩案前有癸丑自序

車輪集二卷　采訪冊案前有癸丑自序

槐蔭集　采訪冊案前有甲寅自序

五友集二卷　采訪冊自序略甲寅秋冬得詩百數十首匯爲一集而名之曰五友所謂五友者陶泓陳元楮先生毛穎及副墨子也

得半集　采訪冊自序略此集起乙卯春初及初夏所作得詩四十餘首俟南回續成之蓋南北於此分途適得其半也

沆誤自玉齋詩草　陳福熙撰傳

鄭兆龍秋槎政本一卷　蛟川耆舊詩李菘渭跋曰是編文二十三首論說經史理明詞超

述見聞有典有則洵近今不易得之書爰同汪崖竹
生而弟較讎數過付之梓人署曰秋槎或本仍舊稱也
僅存鈔三卷較川書舊詩　門人俞飛鵬跋曰先生古
李君藏本有文一卷李君望賓刻之推於詩無刊本聞
而無七古亦近體詩而無古詩即鵬向日所鈔有五古
存有收藏遺非足本莫生个塘請付梓因名其集曰僅
得於古與可詩者鄴傳寄示又嘗續刻焉至其詩之有
生未學所故傳於今在昔沈歸愚先生嘗推獎之非後
安爲稱道也

離騷本義一卷
岐川者舊詩　自序曰屈子三十一篇
唯離騷最爲難讀余少時業師授以林
氏西仲注林自詞古今善本弁所往九章九歌顏之曰
楚辭燈而予意殊多不偃因取王叔師原注閱之見林
氏所駁正爲頗有然仍其誤而不改與改之而轉皆其
誤者尚多焉近又得望溪樸山二方氏本樸山略詮大
意而紕謬互見望溪於義理極有發明而支離不免夫
屈子以同然宗臣被議見斥觀國家之曰削欲告訴而
無從憂愁悲憤以死自誓不得已而著權騷故其辭旨
多隱約迷離不可驟通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也長言
之不足而嗟歎之者誠國風小雅之苗裔漢魏六朝三
唐之鼻祖評註諸家各極讚揚不啻口出然如其所說

則重複顛倒乃亂雜無章之尤者而猶以屈子爲古今之善鳴吾不信也閒居無聊偶取而箋釋之集舊說而折其衷者十之六棄舊說而自出己見者十之四疏通脈絡貫穿辭句即千端萬緒之中得其滿絕滔滔之旨竊以爲離騷之本義庶幾無大肯綮然而創始爲難區擇輟易向非諸家毅然爲之於前則如予之謭陋者雖極數十年之心力欲窺其大略而且不可得何有於其中之奥賾哉吾又以知夫後人之尸而祝之者之終有所在矣

張志熊雙桂軒詩鈔　蛟川耆舊詩案志熊字漢陽懋建長子監生

林秉璇衡泉詩草　采訪冊案秉璇字象衡諸生工詩善畫山水仿沈周法

胡于錠屏山詩文草　蛟川耆舊詩

胡于鋼宧遊詩草　鄞荃詩草案張本均有題胡綺若宧遊詩冊詩

張本均鄞荃詩草二卷　采訪冊蛟川耆舊詩無卷目　自序曰予少時止學五言八韻詩弱冠從叔祖雙山先生授以六朝暨唐宋各體詩讀之茫乎未有知也及再三諷誦始知其伸縮吐吞無非妙

諦或以風會勝或以趣味勝或以神韻勝雖時代不同
意旨各異大要不越乎性情暢然自得之致顧有纏綿
悱惻寄託遥深亦有激昂慷慨梗概不凡譬如遊山者
據目前之山歎爲奇美及覯天台雁宕又倘乎心遠況
其徧遊五嶽奇峯聳攀幽邃躋折疊嶂層巒環顧萬狀
者乎彼固極造物之奇我得攬登臨之趣亦在學者自
爲領取耳于之爲詩亦直抒胸臆期寫性情特所心醉
者尤在中晩唐名家無何雙山先生謝世律遂闕如偶
有所作與友人訂正輒加許可因肆力於詩積年既久
所詠遂多自知候蟲之語不足當大方之謂第念半生
精力所聚不忍遽棄姑錄存之且以見雙山先生
之訓示艮多而艮友之取資亦不鮮也嘉慶丙子

重輯蛟川耆舊詩

刑本 自序曰蛟川耆舊詩先大父
石癡府君所輯也吾邑詩人自文懿
虞公以後代有作者先是謝侍御公輯詩文草創蓮得
三十八人爲三卷其自序以爲日薄淹蠹急思就緒冀
後人踵事而增故於名公詩不無遺滯先大父重輯之
易以今名歷序詩家姓氏增爲六卷有曾經采錄者有
尚須搜訪者旋以留都年久出宰閱南卒於官未竟其
業本念先人手澤敬謹藏弃每一披覽覺紙上勃勃有
生氣如聞謦欬特是大父迄今六七十載其間詩人又
多可采爰不揣弇陋再加搜訪奈逸士騷人往往不自

收拾致多散佚即故家舊族橐本或化爲脈望或爲祝融所虐未能多得倘再遲延必致先輩詩人音響無存更爲可悵此後起者不能辭其責也故有全帙者不嫌多采其無專集者單章一律並皆收錄以存其人庶乎於浦江之人物可徵赤城之遺詩弗墜而於先大父闡然之業亦少慰於泉下焉

先人餘韻 采訪冊案是編采錄先世詩文

樂鳴謙鶴汀詩草 蛟川耆舊詩張本均曰鳴謙字于九號鶴汀

謝佑廷耐軒詩文鈔 蛟川耆舊詩張本均曰佑廷字再桐諸生

陳蕙續課軒詩鈔二卷 采訪冊案蕙字東之號肅廬九齡失怙母鄭教養成人長從鄭兆龍遊學詩古文辭大加獎譽嘉慶辛酉拔貢充實錄館謄錄官以州判用改教職官景甯教諭縣在萬山中以親老不克迎養爲憾年五十餘即引疾歸家居授徒遂不復出著有續課軒詩鈔

鄭頁詠物詩一卷 采訪冊案頁字漢師監生鄭兆龍序曰詩三百篇大抵觀物感懷之作也忠臣孝子思婦勞人所蘊結於中者假物以發之爲興爲比爲賦鳥獸草木之名無詩無之然要取以道己

之性情亦已未有以一詩與詠一物者天地間莫蠢於物莫靈於人人之性情迄今讀桃夭草螽諸篇令人流連愛慕如對其物如見其人不忍釋諸手惟有性情寓乎其間也自六朝以來或以一詩詠一物而性情隱矣陳其物之狀言其物之用借他物以比擬之摭故實以填塞之如射覆然顧吾以為物亦未嘗無性情鳥魚之類本有知覺即一草一木莫不嬌媚偏反意態迎人俗工祇解塗附刻畫其性情遂隱然則非物之蠹而人之鬢實使之然也吾宗漢師學詩於予今議諸體皆佳尤長七言詠物雖與三百篇體裁或異而自得風雅遺意傳神佳處每在有意無意間其殆詩物之性情者歟昔杜少陵慷慨志節之士所詠畫馬畫鷹諸詩神俊英爽物勃勃紙上漢師風流情雅加不勝衣詩亦如之羲爾人者各以已之性情體物之性情而不相假宜隨其贅之絕細而茲妙絕乎古今也雖然太史公有言我以子房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好女僕師苟有志追古人而從之詩之外豈無所以自見即以詩論亦足更上層樓矣

嚴殿霖鴻爪集 蛟川耆舊詩

梅花百詠 采訪冊

謝佑琦候濤山房文鈔四卷 張錫路撰傳

候濤山房詩鈔十二卷 張錫路撰傳

任紹曾樗齋詩草 采訪冊 紹曾字陔南號樗齋諸生

胡宗魯二愛軒詩稾 采訪冊 宗魯字泰瞻諸生

陳景泮四明風雅集 陳志稾

陳氏詩文彙錄 陳志稾

邱仲二岡文鈔二卷 采訪冊

陳景沛粵東歸葬錄 采訪冊

邱維芝藕香莊未定稾四卷 采訪冊

有正味齋駢文箋注二十四卷 采訪冊

包仁義永思集二卷 刊本 陸景華序曰詩三百篇旨趣匪一要歸道性情而已天下未有舍

性情而可與言詩者卽未有至性至情所流露而不可與言詩者吾茲於永思集見之矣永思集者蓋陶明包君岵屺藉以寫其終身孺慕之誠而非期詩鳴於時者也方君之幼而孤也則以不得見其父爲恨及長而奉其母也則以不得長奉其母爲恨旣請旌於朝名卿學士復相與銘之歌詠之所以榮親者至矣而纏綿悱惻之意猶復形之於詩包君固不欲以詩鳴亦安可徒以詩人目之哉然三百篇之性情舍是無以歸焉

表節錄四卷 刊本家仁義母周氏以節顯於世仁義廣徵詩文各體咸備彙爲表節錄四卷末附周氏遺訓一卷道光己亥仁義子謙一泉付梓

謝履賢秋鳴集 陳志槀蛟川耆舊詩

朱滄龕詩草 采訪冊

華椿逸漁唱二卷 采訪冊案椿字友松善事母通醫術性好吟詠所作春容大雅無塵俗之氣

夏廷塤夢墨軒詩稾二卷 采訪冊案廷塤字燕泉嘉慶庚申舉人

胡湜胎花樓詩草二卷采訪冊

香雪館唱和詩采訪冊案是編爲京邸唱和之作

劉燦㒟磯集二卷采訪冊

原書百篇皎川續耆舊詩黃式三撰傳輯唐末以來名家之文如原道原人等篇彙爲一帙

論文二卷采訪冊案家傳又有補詠物詩

樂涵鴉峯詩草采訪冊

陳景范後軒詩草采訪冊

謝炳賢皆香樓詩草采訪冊

王堃狀元山人詩稾采訪冊

半農詩鈔采訪冊

張錫路霞泉吟草二卷采訪冊

楊夏復愚泉文鈔四卷采訪册

張錫申蛟川耆舊詩續集二卷刊本

謝錚賢詩文鈔復莊文権

謝輔紳渠渠私草蛟川續耆舊詩 案輔紳字捐甫

李恭浚養軒未正草蛟川續耆舊詩

海昌詩選蛟川續耆舊詩

姚燮散體文酌十二卷大梅山館藏本

駢儷文権初編八卷刊本

駢儷文権二編八卷刊本

復莊詩問三十二卷刊本

瑤想集詩一卷藏本

西滬櫂歌一卷藏本

蚶城遊覽唱和詩一卷藏本

疏影樓詞四卷刊本

疏影樓詞續鈔四卷藏本

玉笛樓詞二卷藏本

蛟川耆舊詩繫三十二卷藏本

玉笛樓詞學標準八卷藏本

今樂府選五百卷藏本

胡濱繊石集四卷采訪冊

炭翁晚廬賸稾煙嶼樓文集 案翰字鱚鄭號晚廬咸豐辛亥舉人

戴棨聽鸛山房詩草三卷采訪冊 案棨字瘦竹諸生赴行省試七薦不售益肆力於詩

所作多奇險語跋後

姚燮輯其詩爲三卷

胡孝棠珠光劒氣集四十卷 采訪冊　案孝棠字熙伯優貢生是集采輯明季忠義之士詩文經三十年之久始克成編

胡邁淩伯遺稾二卷 采訪冊　案邁字淩伯濱子汪忠銘傳略淩伯入塾受書日誦千言十一歲解吟詠會西夷陷定海感憤時事得詩數十首年十七卒卒後姚燮見其遺稾釐爲二卷

袁謨望洟樓詩草 采訪冊　案謨字賡揚慶貢生

陳大任運甓齋詩文集二卷 采訪冊

鄭傳銛寄夢廬詩集二卷 采訪冊

虞氏留燹編 采訪冊　案虞氏諸生延任女拔貢生張懋延之妻能詩有留燹編海昌張致恭爲之序

二卒年二十二

僧梅雪詩集 采訪冊　案謝國賢序梅雪瑞巖寺僧

紹隆和中峯梅花百詠　采訪冊　宋紹隆字梅巖邑之緇流人嘗主洞山寺學禪而喜讀書所交多知名士寺遭回祿紹隆募資重新之有詩友二人曰稠增曰遇安皆能詩寄居洞山與紹隆相唱和

附錄

元

丁鶴年海巢集一卷　元志補　案全祖望海巢記謂鶴年居定海浹口所稱海巢者也

國朝

鄭元成伴潮吟　天愚集　謝泰宗序曰夫大塊噫氣噓而爲風故有調調刁刁之聲其於潮也亦若是噫已矣嘻噓而爲風雷升降而爲潮汐亦天地大文章也乃觀水者必觀其瀾於是見文章有原委非徒泄尾閭浴日星也古今才士其文章有從政事見者有不從政事見者其分殊合一之理亦猶潮之聲與風之聲而已玉汝鄭侯來自東溟其與海潮彭湃之聲頹洞之形既耳月之久矣茲復於聽治之暇縮思而有得也若謂是潮也與日旋而何往來不失其度隨月減而何盈縮不違其時詞非無情之物也其號乎惡知其不有抑

而未伸者其怨乎悲知其不有悍而未馴者其眉折紆奏乎惡知其不有顛踣而未得平復者彰惻民勞籌聲如應何敢于之捷也因是而推之敢事裕如矣夫坐堂皇司百里命小民容嗟煩苦何息不迴環於此衷亦猶夫潮之九萬里而南爲也將使海波底平安堵與歌每一念至百慮交集矣況日與此莊然于頃者共拔劉乎因是推之文章又靡不裕如矣兩間一氣相感也萬彙一情相注也情至而無情之物化爲有情凡山川道里風雨晦明酬應之所萬皆歷歷堪與晤語試讀侯之詩有若號者有若怒者有若眉折紆奏者砰礚之音彷彿從十指間出侯亦不自知其支之生於情也此伴潮吟之作語語因民情而寫已情又即已情而變現爲物情文章政事於我侯徵其合若此然則昔言詩者以窮愁彌工其說何居乃侯三年牧定拮据兵荒無日不坐窮愁中若兩袖朝天侯侯豈以此言窮愁哉余知侯之工於詩知其工於窮愁而已雖然山水之間可以移情謂其令人忘之也若侯以潮而吟吟而欲與之伴豈其鍾情正在我輩乎民之不能忘也所自來矣

海邑仁聲錄 案謝天愚山人集有題鄭玉汝明府海邑仁聲錄詩

徐鳳垣遊靈峯山詩一卷 杲堂文鈔

遊烏石山詩一卷 杲堂文鈔

李鄴嗣遊靈峯山詩一卷 杲堂文鈔

遊烏石山詩一卷 杲堂文鈔 鄴嗣曰余年三十從霜皋徐子遊靈峯烏石諸山各有詩一卷

林氏雙烈編

蛟川詩話案邑令喬鉢表林氏雙烈立石

梓　山一時好義之士皆爲詩文以張之張學

伊棄編付梓　謝秦宗序曰何言乎君子莫大乎與人

爲善也善在幽隱别日月帯能靚善在匹夫匹婦則王

公大人茀克殫其蘊以其所從來之地纖迹故[illegible][illegible]修

之美猶幽蘭之生不以無人而不芳如草木之美[illegible][illegible]於

天唯松柏獨也崇喬人知之人見之誦說娉美[illegible][illegible]采

也惟是彝好有同心干自道而下猶能聞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親

矣懿行者乎故邪弱原之忠即身棲於澤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

孝若足側乎嚴霜際臂兜污剔目示信切切于[illegible][illegible]證

借靐在心此無他人之秉彝好是懿德矣蛟川林氏兩

娣娳懼爲亂卒所污一時投繯以死止固性行有之耳

計無復之而以身爲殉耳不則輕生好名而[illegible]此爲然

意氣者也余爲推求之是三說者咸於林無當士[illegible]子

綱常負躬樂師友之陶助乃有臨歧途而罔知所厲者豈天之畀賦或殊且羞惡皆有在二氏者不必獨厚也當就死者患尚未及誠以為既及而圖則弗及耳豈真計晝無復之乎殘形毀體尚冀苟全於人世何樂乎即以身為殉為善有好名之嫌非所論三代以下此蘋焉巾幗者何知備美可求即以為名心之務去然彼昔不知名之所在爽然而罔顧者竟奚若哉是三說誠於林無當而吾以為大有當於二節婦也天下事可相勸而成者多矣唯大命所止父不得之子君不強之臣即士大夫誦讀所求已難拖請臨專況乎日講究所未習者哉苟非性行有之必有頻解說於旁參惑請睹於反顧者矣古來死忠死孝者大抵志氣顧愚者也彼其意中推有出君父慨爽陟隕以為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節婦死在難前不堪計及難後事以他遊既不免以力拒則不能何從用再計哉副笄固無青史之願見人之可羞可愧者未當不四體若挽焉此亦名根則所伏矣一當事變而伏者以起猶之矢激則遂水激之羅也節婦豈以名為嫌哉夫揚光日月者常藉幽隱以施其照而王公大人往往不及匹夫匹婦者之名美則法貴焉節婦洵可法矣而揄誦諸章洵俱可傳者乎吾嘗見鑿人遜客醉心月露風雲而扶義植節或罕致辭又斷於大義心遊而言是奚詩卷之足重今卷集中若璘河張子

明山楊子皆節婦流亞也九原有知一言華袞矣人能以節婦之行自反庶幾事君免爲不肖臣事父免爲不肖子乎甯但操觚有益附名姓於靑雲之上乎然則諸君之爲節婦頌咸足自頌者矣

周家齊濬渠成集 蛟川詩話張懋延曰邑侯周家齊濬江北河渠三月工竣侯喜而爲之詠邑中縉紳學士相與和歌好事者彙之成集云

喬汝翼詩一卷 蛟川詩話張懋延曰喬侯汝翼山右人簿書之暇留情風雅有詩一卷皆令吾邑時所作

謝賡昌輓詩一卷 刊本

無名氏蛟川竹枝詞 煙嶼樓藏本 案是稾不著撰人姓名前有小序云余翁洲人也歲壬子隨先大父寄居鎮海云云是定海人嘗客鎮海者